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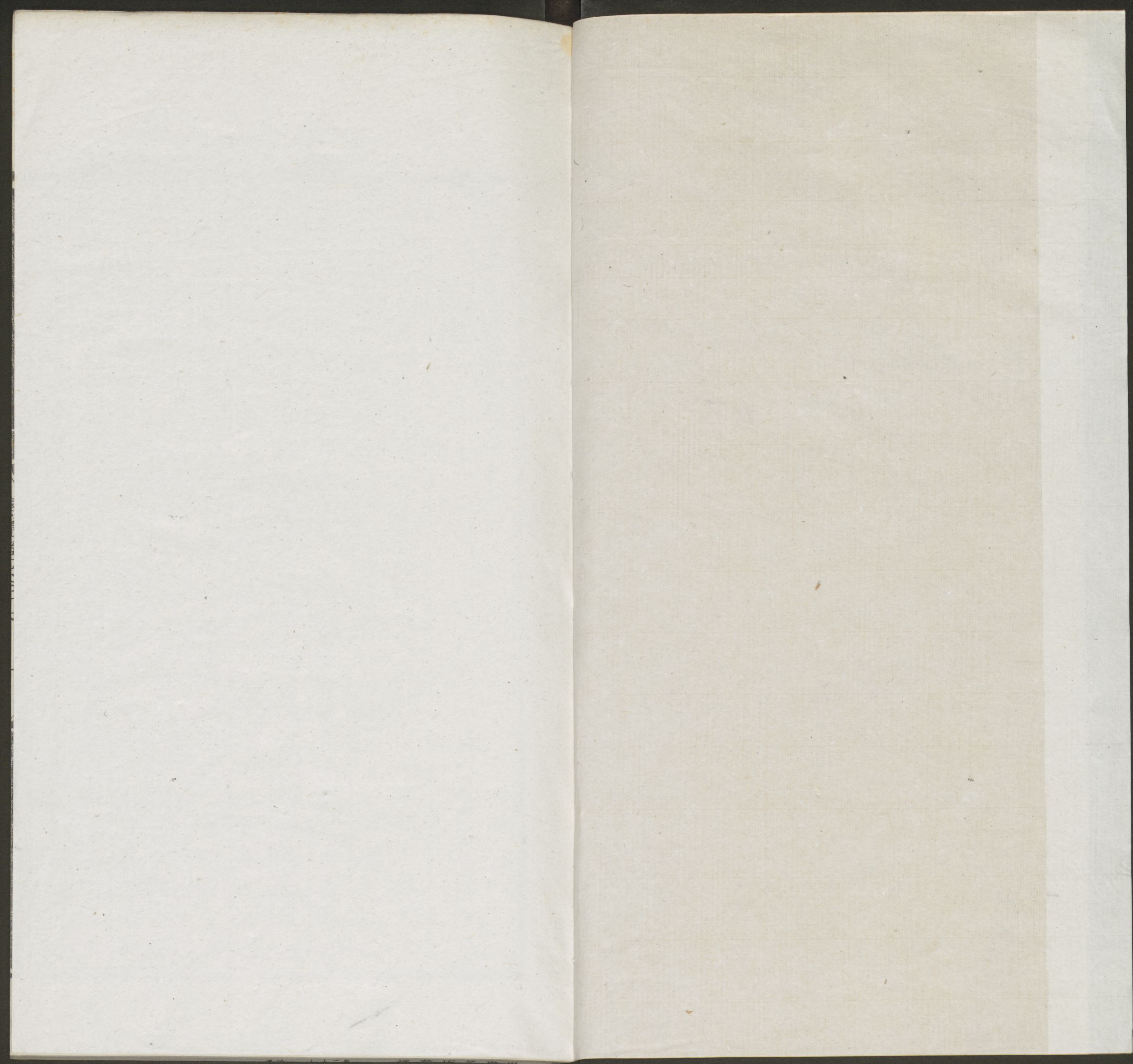
CHINESE - JAPANESE LIBRARY
HARVARD - YENCHING INSTITUTE
AT HARVARD UNIVERSITY
JAN 20 1940

37

T 4664/4244A

Harvard College Library Imaging Services <http://imaging.harvard.edu>

CM	0	1	2	3	4	5	6	7	8	9	10	11	12	13	14	15	16	17						
Lab D50.2	95/0/2	81/0/0	66/0/0	51/0/1	35/0/0	20/0/0	29/19/-54	55/-39/33	42/57/29	82/4/79	51/50/-13	50/-28/-29	38/14/16	66/16/18	50/-5/-22	43/-14/21	55/-9/-25	71/-32/0	62/34/60	40/9/-43	52/48/17	31/21/-21	72/-23/57	73/19/68



漢代名臣奏議卷之三十

治道

宋神宗熙寧四年甲申歲春正月壬戌朔丙子庚子朔
書曰推簡之憂成于為以仁實加威去邪勿疑仰地言成陽之德曰
用人惟已改選不致文來其變師于情情而自其孔子錫之自古聰明
聖賢之士始漢高帝嘗以受諫如漢或過不博雖為秦漢以
宋高宗之冠漢孔子曰且子之過知日月食焉過之人皆見之其也
人皆仰之若若若則有正且不善以是也所用之人有邪有正所
行之事有善有非是謂之邪正也而之正則則去之是則行
之非則去之是謂其明循就之也察流之也故道有別其表理由加
其德而無虧天下人言曰與其同德而不與其同德而不亡陛下
自去咸以夫所行新法皆不與古世同德之德則則道青而失其初

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十七

治道

宋神宗熙寧四年。殿中丞直史館判官告院權開封府推官蘇軾。上書曰。臣聞之。益戒于禹曰。任賢勿貳。去邪勿疑。仲虺言成湯之德曰。用人惟己。改過不吝。秦穆喪師于崤。悔痛自誓。孔子錄之。自古聰明豪傑之主。如漢高帝。唐太宗。皆以受諫如流。改過不憚。號為秦漢以來百王之冠也。孔子曰。君子之過。如日月食焉。過也。人皆見之。更也。人皆仰之。聖賢舉動。明白正直。不當如是邪。所用之人。有邪有正。所作之事。有是有非。是非邪正。兩言而足。正則用之。邪則去之。是則行之。非則破之。此理甚明。猶飢之必食。渴之必飲。豈有別生義理。曲加粉飾。而能欺天下哉。書曰。與治同道罔不興。與亂同事罔不亡。陛下自去歲以來。所行新政。皆不與治世同道。立條例司。遣青苗使。斂助

役錢行均輸法。四海騷動。行路怨咨。自宰相以下。皆知其非而不敢爭。臣愚憊。不識忌諱。迺者上疏論之詳矣。而學術淺陋。不足以感動聖明。近者故相舊藩鎮侍從。雜然爭言不便。以至臺諫二三人。本其所與締交。唱和表裏之人也。然猶不免一言其非者。豈非物議沸騰。事勢迫切而不可止歟。自非見利忘義。居之不疑者。孰肯終始膠固。不自湔洗。如吳師孟乞免提舉。胡宗愈不願檢詳。如逃垢穢。惟恐不脫之。人情畏惡。一至於此。近者中外。謹言陛下已有悔悟意。道路相慶。如蒙大賚。實望陛下於旬日之間。渙發德音。洗滌乖僻。追還使者。而罷條例司。今者側聽所為。蓋不過使監司體量抑配而已。比之未悟。尚較幾何。此孟子所謂知兄臂之不可絃。而姑勸以徐。知隣雞之不可攘。而月取其一。帝王改過。豈如是哉。臣又聞陛下以為此法且可試之三路。臣以為此法。譬之醫者之用毒。以人之死。三試其未効。

之方。三路之民。豈非陛下赤子。而可試以毒乎。今日之政。小用則小敗。大用則大敗。若力行而不已。則亂亡隨之。臣非敢過為危論。以聳動陛下也。自古存亡之所寄者。四人而已。一曰民。二曰軍。三曰吏。四曰士。此四人者。一失其心。是以生變。今陛下一舉而兼犯之。青苗助役之法。成則農不安。均輸之令出。則商賈不行。而民始憂矣。併省諸軍。追逐老病。至使戍兵之妻。與士卒雜處。其間貶殺軍分。有同降配。遷徙淮甸。僅若流放。年近五十。人人懷憂。而軍始怨矣。內則不敢取謀於元臣侍從。而專用新進小生。外則不責成於守令監司。而專用新青苗使者。多置開局。以擯老成。而吏始解體矣。陛下臨軒選士。天下謂之龍飛榜。而進士一人首削舊恩。示不復用。所削者一人而已。然士莫不悵恨者。以陛下有厭薄其徒之意也。今用事者。又欲漸消進士。純取明經。雖未有成法。而小人招權。自以為功。更相扇搖。以謂

必行。而士始失望矣。今進士半天下。自二十以上。便不能誦記。注義為明經之學。若法令一行。則士各懷廢棄之憂。而人材短長。終不在此。昔秦禁挾書。諸生皆抱業以歸。滕廣相與出力。而奏者豈有他哉。亦以失業而亡所歸也。故臣願陛下勿復言此。民憂而軍怨。吏解體而士失望。禍亂之源。有大於此者乎。今未見也。一旦有急。則致命之士必寡矣。方是之時。不知希合苟容之徒。能為陛下收板蕩。止土崩乎。去歲諸軍之始併也。左右之人。皆以為樂。併告陛下。近者放停軍人李興。告席翼。吏率錢行賂。以求不併。則士卒不樂可知矣。夫諂諛之人。苟務合意。不憚欺罔者。類皆如此。故凡言百姓樂請青苗錢。樂出助役錢者。皆不可信。陛下以為青苗抑配。果可禁乎。不惟不可禁。延不當禁也。何以言之。若此錢放而不收。則州縣官吏不免責罰。若此錢果不抑配。則願請之戶。後必難收索。前有抑配之禁。後有失陷之

罰。為陛下官吏不亦難乎。故臣以為既行青苗。使則不當禁抑配。其勢然也。人皆謂陛下聖明神武。必能從善脩德。以致太平。而近日之事。乃有文過遂非之風。此臣所以憤懣太息而不能已也。昔賈充用事。天下憂恐。而庾純任愷。戮力排之。及充出鎮秦涼。忠臣義士莫不相慶。屈指數日。以望惟新之化。而馮統之徒。更相告語曰。賈公遠放吾等失勢矣。於是相與獻謀。而充復留。則晉氏之亂。成於此矣。自古惟小人為難去。何則。去一而其黨破壞。是以為之計。謀遊說者眾也。今天下賢者。亦將以此觀陛下為進退之決。或再失望。則知樂之士相率而逝矣。豈皆如臣等輩。偷安懷祿。而不忍去哉。猖狂不遜。忤陛下多矣。不敢復望寬恩。俯伏引領。以待誅殛。

軾又上策略五。其一曰。臣聞有意而言。意盡而言止者。天下之至言也。蓋有以一言而興邦者。有三日言而不輟者。一言而興邦。不以為

少而加之毫毛。三日言而不輟。不以為多而損之一辭。古之言者。盡意而不求於言。信己而不役於人。三代之衰。學校廢缺。聖人之道不明。而其所以猶賢於後世者。士未知有科舉之利。故戰國之際。其言語文章。雖不能盡通於聖人。而皆卓然近於用。出於其意之所謂誠然者。自漢以來。世之儒者。忘己以徇人。務為射策決科之學。其言雖不叛於聖人。而皆泛濫於辭章。不適於用。臣嘗以為鼂董公孫之流。皆有科舉之累。故言有浮於其意。而意有不盡於其言。今陛下承百王之弊。立於極文之世。而以空言取天下之士。繩之以法度。考之於有司。臣愚不肖。誠恐天下之士。不獲自盡。故嘗深思極慮。率其意之所欲言者。為二十五篇。曰略。曰別。曰斷。雖無足取者。而臣之區區。以為自始而行之。以至於篇終。既明其略。而治其別。然後斷之於終。庶幾有益於當世。臣聞天下治亂。皆有常勢。是以天下雖亂。而聖人以

為無難者。其應之有術也。水旱盜賊。人民流離。是安之而已也。亂臣割據。四分五裂。是伐之而已也。權臣專制。擅作威福。是誅之而已也。四夷交侵。邊鄙不寧。是攘之而已也。凡此數者。其於害民。蠹國。為不淺矣。然其所以為害者。有狀。是故其所以救之者。有方也。天下之患。莫大於不知其然而然。不知其然而然者。是拱手而待亂也。國家無大兵革。幾百年矣。天下有治平之名。而無治平之實。有可憂之勢。而無可憂之形。此其有未測者也。方今天下。非有水旱盜賊。人民流離之禍。而咨嗟怨讟。常若不安其生。非有亂臣割據。四分五裂之憂。而休養生息。常若不足於用。非有權臣專制。擅作威福之弊。而上下不交。君臣不親。非有四夷交侵。邊鄙不寧之災。而中國皇皇。常有外憂。此臣之所以大惑也。今夫醫之治病。切脈觀色。聽其聲音。而知病之所由起。曰此寒也。此熱也。或曰此寒熱之相搏也。及其他無不可為

者。今且有人悅然而不樂。問其所苦。且不能自言。則其受病有深而不可測者矣。其語言飲食起居動作。固無以異於常人。此庸醫之所以為無足憂。而扁鵲倉公之所以望而驚也。其病之所由起者深。則其所以治之者固非鹵莽。曰循苟且之所能去也。而天下之士方且掇拾三代之遺文。補葺漢唐之故事。以為區區之論。可以濟世。不已踈乎。方今之勢。苟不能滌蕩振刷。而卓然有所立。未見其可也。臣嘗觀西漢之衰。其君皆非有暴鷙淫虐之行。特以怠惰弛廢。溺於宴安。畏期月之勞。而忘千載之患。是以日趨於亡而不自知也。夫君者。天也。仲尼贊易。稱天之德曰。夫行健。君子以自強不息。由此觀之。天之所以剛健而不屈者。以其動而不息。是以萬物雜然各得其職。而不亂。其光為日月。其文為星辰。其威為雷霆。其澤為雨露。皆生於動者也。使天而不知動。則其塊然者。轉腐壞而不能自持。况能以御萬物。

哉。苟天子一曰赫然奮其剛明之威。使天下明知人主欲有所立。則智者顛効其謀。勇者樂致其死。縱橫顛倒。無施而不可。苟人主不先自斷於中。群臣雖有伊呂稷契。無如之何。故臣獨以人主自斷。而欲有所立為先。而後論所以為立之要云。其二曰。天下無事久矣。以天子之仁聖。其欲有所立。以為子孫萬世之計。至切也。特以為為教而不中節。則天下或受其病。當宁而太息者。幾年於此矣。蓋自近歲始。柄用二三大臣。而天下洗心滌慮。以聽朝廷之所為。然而數年之間。卒未有以大慰天下之望。此其故何也。二虜之大憂未去。而天下之治終不可為也。聞之師曰。應敵不暇。不可以自完。自完不暇。不可以有所立。自古創業之君。皆有敵國相持之憂。命將出師。兵交於外。而中不失其所以為國。是故其兵可敗。而其國不可動。其力可屈。而其氣不可奪。今天下一家。二虜且未動也。而吾君吾相。終日皇皇焉。應接之。

不暇竊為執事者不取也。昔者大臣之議，不為長久之計，而用最下之策。是以歲出金繒數十百萬，以啖二虜。此其既往之咎，不可追之悔也。而議者方將課罪當時之失，而不求後日之計，亦無益矣。臣雖不肖，竊論當今之弊，蓋古之為國者，不患有所費，而患費之無名。不患費之無名，而患事之不立。今一歲而費千萬，是千萬而已。事之不立，四海且不可保，而曾千萬之足云哉。今者二虜不折一矢，不遺一鏃，走一介之使，馳數乘之傳，所過騷然，居人為之不寧。大抵皆有非常之辭，無厭之求，難塞之請。以觀吾之所答，於是朝廷恟然，大臣會議，既而去未數月，邊遽且復告至矣。由此觀之，二虜之使未絕，則中國未知息肩之所，而况能有所立哉。臣故曰：二虜之大憂未去，則天下之治終不可為也。中書者，王政之所由出，天子之所與宰相論道經邦，而不知其他者也。非至逸無以待天下之勞，非至靜無以制天

下之動，是故古之聖人，雖有大兵，徠大興作，百官奔走，各執其職，而中書之務不致於紛紜。今者曾不得歲月之暇，則夫禮樂刑政教化之源，所以使天下回心而嚮道者，何時而議也。千金之家，久而不治，使販夫豎子皆得執券以誅其所負，苟一朝發憤，傾圮倒廩，以償之，然後更為之計，則一簪之資亦足以富，何遽至於皇皇哉。臣嘗讀吳越世家，觀勾踐困於會稽之上，而行成於吳，凡金玉子女，所以為賂者，不可勝計。既反國，而吳之百役無不從者，使大夫女女於大夫，士女女於士。春秋貢獻不絕於吳府，常竊怪其以蠻夷之國，承敗亡之後，救死扶傷之餘，而賂遺費耗，又不可勝計如此。然卒以滅吳，則為國之患，果不在費也。彼其內外不相擾，是以能有所立。使范蠡、大夫種、二人分國而制之。范蠡曰：四封之外，種不如蠡；使蠡主之。凡四封之外，所以待吳者，種不知也。四封之內，蠡不如種；使種主之。凡四封

之內所以強國富民者。蠹不知也。二人者各專其能。各致其力。是以不勞而滅吳。其所以賂遺於吳者甚厚。而有節也。是以財不匱。其所以聽役於吳者甚勞。而有時也。是以本不搖。然後勾踐得以安意肆志焉。而吳國固在其掌中矣。今以天下之大。而中書常有蠻夷之憂。宜其內治有不辦者。故臣以為治天下。不若清中書之務。中書之務。清則天下之事不足辦也。今夫天下之財。舉歸之司農。天下之獄。舉歸之廷尉。天下之兵。舉歸之樞密。而宰相特持其大綱。聽其治要。而責成焉耳。夫此二者。豈少於蠻夷哉。誠以為不足以累中書也。今之所以待二虜者。失在於過重。古者有行人之官。掌四方賓客之政。當周之盛時。諸侯四朝。蠻夷戎狄莫不來享。故行人之官。治其登降揖讓之節。牲芻委積之數而已。至於周衰。諸侯爭強。而行人之職。為難且重。春秋時。秦聘於晉。對向命。召行人子員。子朱曰。朱也。當御。林

向曰。秦晉不和久矣。今日之事。幸而集。秦晉賴之。不集。三軍暴骨。其後。楚伍員奔吳。為吳行人。以謀楚。而卒以入郢。而劉之。與有典。屬國。故賈誼曰。陛下試以臣為屬國。請必係單于之頸。而制其命。伏中行說。而笞其背。舉匈奴之眾。惟上所令。今若依倣行人。屬國。特建一官。重任而厚責之。使宰相於兩制之中。舉其可用者。而勿奪其權。使大司農以每歲所以餽於二虜者。限其常數。而豫為之備。其餘者。朝廷不與知也。凡吾所以遣使於虜。與吾所以館其使者。皆得以自擇。而其非常之辭。無厭之求。難塞之請。亦得以自答。使其議不及於朝廷。而其間暇。則收羅天下之俊才。治其戰攻守禦之策。無聽博採。以周知敵國之虛實。凡事關於境外者。皆以付之。如此。則天子與宰相。特回其能否。而定其黜陟。其實不亦甚簡歟。今自宰相以下。百官汎汎焉。莫任其責。今舉一人而授之。使日夜思。所以待二虜。宜無不濟者。然後

得以安居靜慮求天下之大計。唯所欲為將無不可者。其三曰。臣聞聖王之治天下。使天下之事各當其處而不相亂。天下之人各安其分而不相躐也。然後天子得優游無為而制其上。今也不然。夷狄抗衡。本非中國之大患。而每以累朝廷。是以徘徊擾攘。卒不能有所立。今委任而責成。使西北不過為未誅之寇。則中國固吾之中國。而有所不可為哉。於此之時。臣知天下之不足治也。請言當今之勢。夫天下有二患。有立法之弊。有任人之失。二者疑似而難明。此天下之所以亂也。當立法之弊也。其君必曰。吾用某也。而天下不治。是其不可用也。又從而易之。不知法之弊而移咎於人。及其用人之失也。又從而尤其法。法之變未有已也。如此。則雖至於覆敗死亡相繼而不悟。豈足怪哉。昔者漢興。因秦以為治。刑法峻急。禮義消亡。天下蕩然。恐後世無所執守。故賈誼董仲舒咨嗟嘆息。以立法改制為事。後世見

二子之論。以為聖人治天下。凡皆如此。是以守儒小生。皆欲妄有所變改。以惑亂世主。臣竊以為當今之患。法令亦有不安。而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者。失在於任人。而非法制之罪也。國家法令幾變矣。天下之不大治。其咎果安在哉。曩者大臣之議。患天下之士。其進不以道而取之不精也。故為之法曰。中年而舉。取舊數之半。而復明經之科。患天下之更無功而遷。取高位而不讓也。故為之法曰。當遷者有司以聞。而自陳者為有罪。此二者。其名甚美。而其實非大有益也。而議者欲以此等致天下於大治。臣竊以為過矣。夫法之於人。猶五聲六律之於樂也。法之不能無姦。猶五聲六律之不能無淫。樂也。先王知其然。故存其大略而付之於人。苟不至於害民而不可不丟者。皆不變也。故曰。失在任人而已。夫有人而不用。與用而不行。其言行其言而不盡其心。其失一也。古之興王。一人而已。湯以伊尹。武以太公。

皆捐天下以與之。而後伊呂得捐其一身以經營天下。君不疑其臣。功成而無後患。是以知無不言。言無不行。其所欲用。雖其親愛可也。其所欲誅。雖其讎隙可也。使其心無所顧忌。故能盡其才而責其成功。及至後世之君。始用區區之小數。以繩天下之豪俊。故雖有國士而莫為之用。夫賢人君子之欲有所樹立。以著不朽於後世者。甚於人君。顧恐功未及成。而有所奪。祗以速天下之亂耳。鼂錯之事。斷可見矣。夫奮不顧一時之禍。決然徒欲以身試人主之威者。是亦其所挾者不甚大也。斯固未足與有為。而沉毅果敢之士。又必有待而後發。苟人主不先自去其不可測。而示其可信。則彼孰從而發哉。慶曆中。天子急於求治。擢用賢者。天下日夜望其成功。方其深思遠慮。而未有所發也。雖天子亦遲之。至其一旦發憤。條天下之利害。百未及一二。而舉朝誼譁。以至於逐去。曾不旋踵。此天下之士。所以相戒而

不敢深言也。居今之世。而欲納天下於至治。非大有所矯拂於世俗。不可以有成也。何者。天下獨患柔弱而不振。急情而不肅。苟且偷安。而不知長久之計。臣以為宜如諸葛亮之治蜀。王猛之治秦。使天下悚然。人人不敢飾非。務盡其誠。凡此者。皆庸人之所大惡。而讒言之所由興也。是故先主拒關張之間。而後孔明得以盡其才。符堅斬樊世。遂仇騰。黜席寶。而後王猛得以畢其功。夫天下未嘗無二子之才也。而人主思治。又如此之勤。相須甚急。而相合甚難者。獨患君不信其臣。臣不測其君而已矣。惟天子一日慨然。明告政事之臣。所以欲為者。使知人主之深知之也。而內為之地。然後敢有所發於外。而不願。不然。雖得賢臣千萬。一日百變法。天下益不可治。歲復一歲。而終無以大慰天下之望。豈不亦甚可惜哉。其四曰。天子與執政之大臣。既已相得而無疑。可以盡其所懷。直已而行道。則夫當今之所宜先者。

莫如破庸人之論。以開功名之門。而後天下可為也。治天下譬如治水。方其奔衝潰決。騰湧漂蕩。而不可禁止也。雖欲盡人力之所至。以求殺其尺寸之勢。而不可得。及其既衰且退也。駸駸乎若不足以終日。故夫善治水者。不惟有難殺之憂。而又有易衰之患。導之有方。決之有漸。疏其故而納其新。使不至於壅閼腐敗而無用。嗟夫。人知江河之有水患也。而以為沼沚之可以無憂。是烏知舟楫權輿之利哉。夫天下之未平。英雄豪傑之士。務以其所長角奔而爭利。惟恐天下一日無事也。是以人人各盡其材。雖不肖者亦自淬厲而不至於怠廢。故其勇者相吞。智者相賊。使天下不安其生。為天下者。知夫大亂之本。起於智勇之士爭利而無厭。是故天下既平。則削去其具。梓速天下。剛健好名之士。而獎用柔懦謹畏之人。不過數十年。天下靡然無復往時之喜事也。於是能者不自激發。而無以見其能。不能者益

以弛廢而無用。當是之時。人君欲有所為。而左右前後皆無之使者。是以紀綱日壞。而不自知。此其為患。豈特英雄豪傑之士。越趨而已哉。聖人則不然。當其久安於逸樂也。則以術起之。使天下之心。翹翹然常自喜於為善。是故能安而不衰。且夫人君之所恃以為天下者。天下皆為而已。不為夫。使天下皆為而已。不為者。開其利害之端。而辨其榮辱之等。使之踴躍奔走。皆為我役。而不自知。夫是以坐而收其功也。如使天下皆欲不為。而得則天子誰與共天下哉。今者治平之日久矣。天下之患正在於此。臣故曰。破庸人之論。開功名之門。而後天下可為也。今夫庸人之論有二。其上之人。務為寬深不測之量。而下之士。好言中庸之道。此二者皆庸人相與議論。舉先賢之言。而獵取其近似者。以自解說其無能而已矣。夫寬深不測之量。古人所以臨大事而不亂。有以鎮世之躁。蓋非以隔絕上下之情。養尊而自

安也。譽之則勸，非之則沮。聞善則喜，見惡則怒。此三代聖人之所共也。而後之君子，必曰：譽之不勸，非之不沮，聞善不喜，見惡不怒。斯以為不測之量，不已過乎？夫有勸有沮，有喜有怒，然後有間而可入。有間而可入，然後智者得為之謀，才者得為之用。後之君子，務為無間，夫天下孰能入之？古之所謂中庸者，盡萬物之理而不過，故亦曰：皇極。夫極，盡也。後之所謂中庸者，循循然為衆人之所能為，斯以為中庸矣。此孔子孟子之所謂鄉原也。一鄉皆稱原人焉，無所往而不為原人。同乎流俗，合乎汙世，曰：古之人何為跼跼涼涼，生斯世也，為斯世也。善斯可也，謂其近於中庸而非，故曰：德之賊也。孔子孟子，惡鄉原之賊夫德也。欲得狂者而見之，狂者又不可見，欲得狷者而見之，曰：狂者進取，狷者有所不為也。今日之患，惟不取於狂者，狷者而皆取於鄉原，是以若此靡靡不立也。孔子子思之所從受中庸者也。孟子

子思所授以中庸者，然皆欲得狂者狷者而與之，然則率勵天下而作其怠惰，莫如狂者狷者之賢也。臣故曰：破庸人之論，闢功名之門，而後天下可為也。其五曰：其次莫若深結天下之心。臣聞天子者，以其一身寄之手巍巍之上，以其一心運之手茫茫之中，安而為太山，危而為累卵，其間不容毫釐，是故古之聖王，不恃其有可畏之資，而恃其有可愛之實，不恃其有不可拔之勢，而恃其有不可叛之心。何則？其所居者，天下之至危也。天子恃公卿以有其天下，公卿大夫士以至於民，轉相屬也。以有其富貴，苟不得其心，而欲羈之以區區之名，控之以不足恃之勢者，其平居無事，猶有以相制，一旦有急，是皆行道之人，掉臂而去，尚安得而用之哉？古之失天下，皆非一日之故，其君臣之歡去已久矣。適會其變，是以一散而不可復收。方其未也，天子甚尊，大夫士甚賤，奔走萬里，無敢後先，儼然南面以臨其臣，曰：

天何言哉。百官俯首就位。歛足而退。兢兢惟恐有罪。群臣相率為久安之計。賢者既無所施其才。而愚者亦有所容。其不肖舉天下之事。聽其自為而已。及乎事出於非常。變起於不測。視天下莫與同其患。雖欲分國以與人。而且不及矣。秦二世。唐德宗。蓋用此術。以至於顛沛而不悟。豈不悲哉。天下者。器也。天子者。有此器者也。器久不用。而置諸篋笥。則器與人不相習。是以扞格而難操。良工者。使手習知其器。而器亦習知其手。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。夫是故所為成也。天下之患。非經營禍亂之足憂。而養安無事之可畏。何者。懼其一旦至於扞格而難操也。昔之有天下者。日夜淬厲其百官。撫摩其人民。為之朝聘會同。燕享以交諸侯之歡。歲時月朔。致民讀法。飲酒蜡獵。以遂萬民之情。有大事。自庶人以上。皆得至於外朝。以盡其詞。然猶以為未也。而五載一巡狩。朝諸侯於方岳之下。觀見其老者。賢士大夫。以

周知其天下風俗。凡此者。非為苟勞而已。將以馴致服習天下之心。使不至於扞格而難操也。及至後世。壞先王之法。安於逸樂。而惡聞其過。是以養尊而自高。務為深嚴。使天下拱手。以貌相承。而心不服。其老生腐儒。又出而為之說曰。天子不可以妄有言也。史且書之。後世且以為譏。使其君臣相顧而不相知。如此。則偶人矣。天下之心。既去。而悵悵然抱其空器。不知英雄豪傑已議其後。臣嘗觀西漢之初。高祖創業之際。事變之興。亦已繁矣。而高祖以項氏創殘之餘。而又與布信之徒。角馳於中原。此六七公者。皆以絕人之姿。據有土地。甲兵之衆。其勢足以亂。然天下終以不搖。卒授於漢。傳十數世矣。而至于元成哀平。四夷嚮風。兵革不試。而王莽一豎子。乃舉而移之。不用寸兵尺鐵。而天下屏息。莫敢或爭。此其故何也。創業之君。出於布衣。其大臣將相。皆有握手之歡。凡在朝廷者。皆嘗試齟齬。以知其才之

短長。彼其視天下如一身。苟有疾痛。其手足不期而自救。當此之時。雖有近憂。而無後患。及其子孫生於深宮之中。而狃於富貴之勢。尊卑闊絕。而上下之情疎。禮節繁多。而君臣之義薄。是故不為近憂。而常為遠患。及其一旦固已不可救矣。聖人知其然。是以去苛禮而務至誠。黜虛名而求實效。不愛高位重祿。以致山林之士。而欲聞切直不隱之言者。凡皆以通上下之情也。昔我太祖太宗。既有天下。法令簡約。不為崖岸。當時將相皆得從容終日。歡如平生。下至士庶人。亦得以自效。故天下誦其言至今。非有文采緣飾。而開心見誠。有以入人之深者。此英主之奇術。御天下之大權也。方今治平之日久矣。愚以為宜日新盛德。以鼓動天下久安怠惰之氣。故陳其五事。以備採擇。其一曰。將相之臣。天子所恃以為治者。宜日夜召論天下之大計。且以熟觀其為人。其二曰。太守刺史。天子所寄以遠方之民者。其罷歸

皆當問其所以為政。民情風俗之所安。亦以揣知其才之所堪。其三曰。左右扈從侍讀侍講之臣。本以論說古今興衰之大安。非以應故事備數而已。經籍之外。苟有以訪之無傷也。其四曰。吏民上書。苟少有可觀者。宜皆召問優慰。以養其敢言之氣。其五曰。天下之吏。自一命已上。雖其至賤。無以自通於朝廷。然人主之為。豈有所不可哉。察其善者。卒然召見之。使不知其所從來。如此。則遠方之賤吏。亦務自激發為善。不以位卑祿薄。無由自通於上。而不脩飾。使天下習知天子樂善親賢。恤民之心。孜孜不勸。如此。翕然皆有所感發。知愛於君。而不可與為不善。亦將賢人衆多。而姦吏衰少。刑法之外。有以大愧天下之心焉耳。策別曰。臣聞為治有先後。有本末。嚮之所論者。當今之所宜先。而為治之大凡也。若夫事之利害。計之得失。臣請得列而言之。蓋其總四。其別十七。一曰。課百官。二曰。安萬民。三曰。厚貨財。四

曰訓兵旅。課百官者。其別有六。一曰厲法禁。昔者聖人制為刑賞。知天下之樂乎賞。而畏乎刑也。是故施其所樂者。自下而上。民有一介之善。不終朝而賞隨之。是以下之為善者。足以知其無有不賞也。施其所畏者。自上而下。公卿大臣有毫髮之罪。不終朝而罰隨之。是以上之為不善者。亦足以知其無有不罰也。詩曰。剛亦不吐。柔亦不茹。夫天下之所謂權豪貴顯而難令者。此乃聖人之所借以徇天下也。舜誅四凶。而天下服。何也。此四族者。天下之大族也。夫惟聖人為能擊天下之大族。以服小民之心。故其刑罰至於措而不用。周之衰也。商鞅韓非峻刑酷法。以替責天下。然其所以為得者。用法始於貴戚大臣。而後及於踈賤。故能以其國霸。由此觀之。商鞅韓非之刑法。非舜之刑。而所以用刑者。舜之術也。後之庸人。不深原其本末。而猥以舜之用刑之術。與商鞅韓非同類。而棄之。法禁之不行。姦宄之不止。

由此其故也。今州縣之吏。受賂而鬻獄。其罪至於除名。而其官不足。以贖。則至於嬰木索。受笞箠。此亦天下之至辱也。而士大夫或冒行之。何者。其心有所不服也。今夫大吏之為不善。非特簿書米鹽出入之間也。其位愈尊。則其所害愈大。其權愈重。則其下愈不敢言。幸而有不畏強禦之士。力而排之。又幸而不為上下之所抑。以遂成其罪。則其官之所減者。至於罰金。益無幾矣。夫過惡暴著于天下。而罰不傷其毫毛。鹵莽於公卿之間。而纖悉於州縣之小吏。用法如此。宜其天下之不心服也。用法而不照其心。雖刀鋸斧鉞。猶將有所不避。而况於木索笞箠哉。方今法令之繁。觀其所以防姦之具。一舉足且入其中。而大吏犯之。不至於可畏。其故何也。天下之議者曰。古者之制。刑不上大夫。大臣不可以法加也。嗟夫。刑不上大夫者。豈曰大夫以上有罪而不刑歟。古之人君。責其公卿大臣至重。而待其士庶人至

輕也。責之至重。故其所以約束之者愈寬。待之至輕。故其所以隄防之者甚密。夫所貴乎大臣者。惟不待約束而後免於罪戾也。是故約束愈寬。而大臣益以畏法。何者。其心以為人君之不我疑。而不忍欺也。苟幸其不疑而輕犯法。則固已不容於誅矣。故夫大夫以上有罪。不從於訊鞫論報。如士庶人之法。斯以為刑不上大夫而已矣。天下之吏。自一命以上。其蒞官臨民。苟有罪皆書於其所謂歷者。而至於館閣之臣。出為郡縣者。則遂罷去。此真聖人之意。欲有以重責之也。柰何其與士庶人較罪之輕重。而又以其爵減耶。夫律有罪而得以首免者。所以開盜賊小人自新之塗。而今之卿大夫有罪。亦得以首免。是以盜賊小人待之與。天下惟其無罪也。是以罰不可得而加。如知其有罪。而特免其罰。則何以令天下。今夫大臣有不法。或者既以舉之。而詔曰勿推。此何為者也。聖人為天下豈容有此曖昧而不決。

故曰。厲法禁自大臣始。則小臣不犯矣。其二曰抑僥倖。夫所貴乎人君者。予奪自我。而不牽於衆人之論也。天下之學者莫不欲仕。仕者莫不欲貴。如從其欲。則舉天下皆貴而後可。惟其不可從也。是故仕不可以輕得。而貴不可以易致。此非有所吝也。爵祿出乎我者也。我以為可予而予之。我以為可奪而奪之。彼雖有言者。不足畏也。天下有可畏者。賦歛不可以不均。刑罰不可以不平。守令不可以不擇。此誠足以致天下之安危。而可畏者也。我欲慎爵賞。愛名器。而囂囂者以為不可。是烏足郵哉。國家自近歲以來。吏多而闕少。率一官而三人共之。居者一人。去者一人。而伺之者又一人。是一官而有二人者。無事而食也。且其蒞官之日淺。而閑居之日長。以其蒞官之所得。而為閑居仰給之資。是以貪吏常多而不可禁。此用人之大弊也。古之用人者。取之至寬。而用之至狹。取之至寬。故賢者不隔。用之至狹。故

不肖者無所容。記曰。司馬辨論官材。論進士之賢者。以告于王而定其論。論定然後官之。任官然後爵之。位定然後祿之。然則是取之者未必用也。今之進士。自二人以下者皆試官。夫試之者豈一官之謂哉。固將有所廢置焉。且國家取人。有制策有進士。有明經。有諸科。有任子。有府史雜流。凡此者。雖衆無害也。其終身進退之決。在乎召見。改官之日。此尤不可以不愛惜慎重者也。今之議者。不過曰多其資考。而責之以舉官之數。且彼有勉強而已。資考既足。而舉官之數亦以及格。則將執文墨。最必於我。雖千百為輩。莫敢不盡與。臣竊以為今之患。正在於任文太過。是以為一定之制。使天下可以歲月必得。甚可惜也。方今之便。莫若使吏六考以上。皆得以名聞于吏部。吏部以其資考之遠近。舉官之衆寡。以次第其名。然後使一二大臣雜治之。參之以其才器之優劣。而定其等。歲終而奏之。以詔天子。廢置度

天下之吏。每歲以物。其罪免者幾人。而增損其數。以所奏之等補之。及數而止。使其子奪亦雜出于賢不肖之間。而無有一定之制。則天下之吏。不敢有必得之心。將自奮厲。磨淬以求聞于時。而向之所謂用人之大弊者。將不勞而自去。然而議者必曰。法不一定。而以才之優劣為差。則是好惡之私有以啓之也。臣以為不然。夫法者。本以存其大綱。而其出入變化。固將付之於人。昔者唐有天下。舉進士者。群至於有司之門。唐之制。惟有司之信也。是故有司得以搜羅天下之賢俊。而習知其為人。至於一日之試。則固已不取也。唐之得人。於斯為盛。今以名聞於吏部者。每歲不過數十百人。使一二大臣得以訪問。參考其才。雖有失者。蓋已寡矣。如必曰任法而不任人。天下之人必不可信。則夫一定之制。臣亦未知其果不可以為姦也。其三曰。決壅蔽。所貴乎朝廷清明。而天下治平者何也。天下不訴而無冤。不謁

而得其所欲。此堯舜之盛也。其次不能無訐。訐而必見察。不能無謁。謁而必見省。使遠方之賤吏。不知朝廷之高。而一介之小民。不識官府之難。而後天下治。今夫一人之身。有一心兩手而已。疾痛苛癢。動於百體之中。雖其甚微。不足以為患。而手隨至。夫手之至。豈其一一而聽之心哉。心之所以素愛其身者至深。而手之所素聽於心者至熟。是故不待使令而率然以自至。聖人之治天下。亦如此而已。百官之衆。四海之廣。使其關節脉理相通為一。叩之而必聞。觸之而必應。夫是以天下可使為一身。天子之貴。士民之賤。可使相愛。憂患可使同。緩急可使救。今也不然。天下有不幸而訐之於天。有不得已而謁其所欲。如謁之於鬼神。公卿大臣不能究其詳。悉而付之於胥吏。故凡賄賂先至者。朝請而夕得。徒手而來者。終年而不獲。至於故常之事。人之所當得而無疑者。莫不務為留滯。以付請屬。舉天下一毫之

事。非金錢無以行之。昔者漢唐之弊。患法不明。而用之不密。使吏得以空虛無據之法。而繩天下。故小人得以法為姦。今也法令明具。而用之至密。舉天下惟法之從。所欲排者。有小不如法。而可指以為瑕。所欲與者。雖有所乖戾。而可借法以為解。故小人以法為姦。今天下所為多事者。豈事之誠多耶。吏欲有所鬻而未得。則新故相仍。紛然而不決。此王化之所以壅遏而不行也。昔桓文之霸。百官承職。不待教令而辦。四方之賓。至不求有司。主猛之治。秦事至纖悉。莫不盡舉。而人不以為煩。蓋史之所記。麻思還冀州。請於猛。猛曰。束裝行矣。至暮而符下。及出關。郡縣皆已被符。其令行禁止。而無留事者。至于纖悉。莫不皆然。符堅以戎狄之種。至為霸王。兵強國富。真及升平者。猛之所為。固且其然也。今天下治安。大吏奉法。而不敢顧私。而府史之屬。招權鬻法。長吏心知而不問。以為當然。此其弊有二而已。事繁而

官不勤。故權在胥吏。欲去其弊也。莫如省事。而屬精。省事莫如任人。屬精莫如自上率之。今之所謂至繁。天下之事。關於其中。訴者之多。而謁者之衆。莫如中書與三司。天下之事。分于百官。而中書聽其治。要郡縣之錢幣。制于轉運使。而三司受其會計。此宜若不至于繁多。然中書不待奏課。以定其黜陟。而關預其事。則是不任有司也。三司之吏。推析贏虛。至于毫毛。以繩郡縣。則是不任轉運使也。故曰省事。莫如任人。古之聖王。愛日以求治。辨色而視朝。苟少安焉。而至于日出。則終日為之不給。以少而言之。一日而廢一事。一月則可知也。一歲則事之積者不可勝數矣。欲事之無繁。則必勞於始。而逸於終。晨興而晏罷。天子未退。則宰相不敢歸安於私第。宰相日昃而不退。則百官莫不震悚。盡力於王事。而不敢宴游。如此。則纖悉隱微。莫不舉矣。天子求治之勤。過乎先王。而譏者不稱王季之晏朝。而稱舜之無

為。不論文王之日昃。而論始皇之量書。此何以率天下之急耶。臣故曰。屬精莫如自上率之。則雍救決矣。其四曰。專任使。夫吏之與民。猶工人之操器。易器而操之。其始莫不齟齬。而不相得。是故雖有長材異能之士。朝夕而去。則不如庸人之久且便也。自漢至今。言吏治者。皆推孝文之時。以為任人。不可以倉卒而責其成效。又其三歲一遷。吏不為長遠之計。則其所施設。一切出於苟簡。此天下之士。爭以為言。而臣知其未可以卒行也。夫天下之吏。惟其病多。而未有以廢也。是以擾擾在此。如使五六年。或七八年。而後遷。則將有十年不得調者矣。朝廷方將減任子清冗官。則其行之當有所待。而臣以為當今之弊。有甚不可者。夫京兆府天下之所觀望。而化王政之所由始也。四方之衝。兩河之交。舟車商賈之所聚。金玉錦繡之所積。故其民不知有耕稼。織紉之勞。富貴之所移。貨利之所眩。故其民不知有恭儉。廉

退之風。以書數為終身之能。以府史賤吏為鄉黨之榮。故其民不知有儒學講習之賢。夫是以獄訟繁滋。而姦不可止。為治者益以苟且而不暇。及於教化。四方觀之。使風俗日以薄惡。未始不由此也。今夫為京兆者。戴星而出。見燭而入。案牘答筭。交手其前。拱手而待命者。足相躡乎其庭。持詞而求訴者。肩相摩乎其門。懂懂焉。不知其為誰。一訊而去。得罪者。不知其得罪之由。而無罪者。亦不知其無罪之實。如此。則刑之不服。赦之不悛。獄訟之繁。未有已也。夫大司農者。天下之所以贏虛。外計之所從受命也。其財賦之出入。簿書之交錯。縱橫變化。足以為姦。而不可推究。上之人不能盡知。而付之吏。吏分職乎其中者。以數十百人。其耳目足以及吾之所不及。是以能者不過粗知其大綱。而不能者。惟吏之聽。賄賂交手其門。四方之有求者。聚乎其家。天下之大弊。無過此二者。臣竊以為省府之重。其擇人宜精。其任

人宜久。凡今之弊。皆不精不久之故。何則。天下之賢者。不可以多得。而賢者之中。求其治繁者。又不可以人人而能也。幸而有一人焉。又不久而去。夫世之君子。苟有志於天下。而欲為長遠之計者。則其效不可以朝夕見。其始若迂闊。于其終必將有所可觀。今期月不報政。則朝廷以為是無能為者。不待其成而去之。而其翕然見稱于人者。又以為有功。而擢為兩府。然則是為省府者。能與不能。皆不得久也。夫以省府之繁。終歲不得休息。朝廷既以汲汲而去之。而其人亦莫不汲汲而求去。夫吏胥者。皆老於其局。長子孫於其中。以汲汲求去之人。而御長子孫之吏。此其相視如客主之勢。宜其姦弊不可得而去也。省府之位。不為卑矣。苟有能者。而老于此。不為不用矣。古之用人者。知其久勞於位。則時有賜予勸獎。之以厲其心。不聞其驟遷以奪其成効。今天下之吏。縱未能一槩久而不遷。至于省府。亦不可以倉

卒而去。吏知其久居而不去也。則其欺詐固已少衰矣。而其人亦得深思熟慮。周旋於其間。不過十年。將必有卓然可觀者也。其五曰無責難。無責難者。將有所深責也。昔者聖人之立法。使人可以過。而不可以不及。何則。其所求於人者。衆人之所能也。天下有能為衆人之所不能者。固無以加矣。而不能者。不至於犯法。夫如此。而猶有犯者。然後可以深懲而決去之。由此而言。則聖人之所以不責人之所不能者。將以深責乎人之所能也。後之立法者。異於是。昔人以其所不能。而其所能者。不深責也。是以其法不可行。而其事不立。夫事不可以兩立也。聖人知其然。是故有所取。必有所捨。有所禁。必有所寬。寬之則其禁必止。捨之則其取必得。今夫天下之吏。不可以人人而知也。故使長吏舉之。又恐其舉之以私。而不得其人也。故使長吏任之。他日有敗事。則以連坐。其過惡重者。其罰均。且夫人之難知。自堯舜病之

矣。今日為善。而明日為惡。猶不可保。况於十數年之後。其幼者已壯。其壯者已老。而猶執其一時之言。使同被其罪。不已過乎。天下之人。仕而未得志也。莫不勉強為善。以求舉。惟其既已改官。而無憂。是故蕩然無所不至。方其在州縣之中。長吏親見其廉謹勤幹之節。則其勢不可以不舉。彼又安知其終身之所為哉。故曰。今之法。責人以其所不能者。謂此也。一縣之長。察一縣之屬。一郡之長。察一郡之屬。職司者。察其屬郡者也。此三者。其屬無幾耳。其貪其廉。其寬猛。其能與不能。不可謂不知也。今日有人牧牛羊者。而不知其肥瘠。是可復以為牧人歟。夫為長而屬之不知。則此固可以罷免。而無足惜者。今其屬官有罪。而其長不即以聞。他日有以告者。則其長不過為失察而去。官者。又以不坐。夫失察。天下之微罪也。職司察其屬郡。郡縣各察其屬。此非人之所不能。而罰之甚輕。亦可怪也。今之世。所以重殺賊吏

者何也。夫吏之貪者其始必詐廉以求舉。舉者皆王公貴人。其下者亦卿大夫之列。以身任之。居官者莫不愛其同類。等夷之人。故其樹根牢固而不可動。連坐者常六七人。甚者十餘人。此如盜賊質劫良民以求苟免耳。為法之弊至於如此。亦可變矣。如臣之策。以職司守令之罪罪舉官。以舉官之罪罪職司守令。今使舉官與所舉之罪均。縱又加之舉官亦無如之何。終不能逆知終身之廉者而後舉。特推之於幸不幸而已。苟以其罪罪職司守令。彼其勢誠有以替察之。臣知貪吏小人無容足之地。又何必於舉官焉。艱之。其六曰無沮善。昔者先王之為天下。必使天下欣欣然常有無窮之心。力行不倦。而無自棄之意。夫惟自棄之人。則其為惡也甚毒而不可解。是以聖人畏之。設為高位重祿以待能者。使天下皆得踴躍自奮。拔援而來。惟其才之不逮。力之不足。是以終不能至於其間。而非聖人塞其門。絕其

塗也。夫然故一介之賤吏。閭閻之匹夫。莫不奔走於善。至於老死而不知休息。此聖人以術驅之也。天下苟有甘惡而不可忍也。聖人既已絕之。則屏之遠方。終身不齒。此非獨不仁也。以為既已絕之。彼將一旦肆其毒以殘害吾民。是故絕之則不用。用之則不絕。既已絕之。又復用之。則是驅之於不善。而又假之以甘其具也。無所望而為善。無所愛惜而不為惡者。天下一人而已矣。以無所望之人而責其為善。以無所愛惜之人而求其不為惡。又付之以人民。則天下知其不可也。世之賢者。何常之有。或出於賈豎賤人。甘苦者至於盜賊。往往而是。而儒生貴族。世之所望為君子者。或至於世肆不軌。小民之所不若。聖人知其然。是故不逆定於其始進之時。而徐觀其所試之効。使天下無必得之心。亦無必不可得之道。天下知其不可以必得也。然後勉強於功名。而不敢僥倖。知其不至於必不可得也。然後有以自慰。

其心久而不懈。嗟夫。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之人。日化而不自知者。此其為術歟。後之為政者。則不然。用人以必得。而絕人以必不可得。此其意以為進賢而退不肖。然天下之弊。苦甚於此。今夫制策之及等進士之高第。皆以一日之間。而決取終身之富貴。此雖一時之文。而未知其臨事之能否。則其用之不已大遽乎。天下有用人而絕之者。三州縣之吏。苟非有大過而不可復用。則其他犯法。皆可使竭力為善。以自贖。而今世之法。一陷於罪戾。則終身不遷。使之不自聊賴。而疾視其民。肆意妄行。而無所顧惜。此其初未必小人也。不幸而陷於其中。途窮而無所入。則遂以自棄。府史賤吏。為國者知其不可闕也。是故歲久則補以外官。以其所從來之卑也。而限其所至。則其中雖有出群之才。終不得齒於士大夫之列。夫人出外而仕者。將以求貴也。貴不可得而至矣。則將惟富之求。此其勢然也。如是。則雖至於鞭笞戮

辱。而不足以禁其貪。故夫此二者。苟不可以遂棄。則宜有以少假之也。入貲而仕者。皆得補郡縣之吏。彼知其終不得遷。亦將逞其一時之欲。無所不至。夫此誠不可以遷也。則是用之之過而已。臣故曰。絕之則不用。用之則不絕。此三者之謂也。安萬民者。其別有六。一曰敦教化。夫聖人之於天下。所恃以為牢固不搖者。在乎天下之民。可與為善。而不可與為惡也。昔者三代之民。見危而授命。見利而不忘義。此非必有爵賞。勸乎其前。而刑罰懲乎其後也。其心安於為善。而忤怙於不義。是故有所不為。夫民之有所不為。則天下不可以敵。甲兵不可以威。利祿不可以誘。可殺可辱。可飢可寒。而不可與叛。此三代之所以享國長久而不拔也。及至秦漢之世。其民見利而忘義。見危而不能授命。法禁之所不及。則巧偽變詐。無所不為。疾視其長上。而幸其災。曰之以水旱。加以盜賊。則天下枵然無復。天子之民矣。世

之儒者常有言曰。三代之時。其所以教民之具。甚詳且密也。學校之制。射鄉之節。冠昏喪祭之禮。粢然莫不有法。及至後世。教化之道衰。而盡廢其具。是以若此無耻也。然世之儒者。蓋亦嘗以此等教天下之民矣。而卒以無效。使民好文而益媮。飾詐而相高。則有之矣。此亦儒者之過也。臣愚以為若此者。皆好古而無術。知有教化而不知名實之所存者也。實者所以信其名。而名者所以求其實也。有名而無實。則其名不行。有實而無名。則其實不長。凡今儒者之所論。皆其名也。昔武王既克商。散財教粟。使天下知其仁。誅飛廉惡來。使天下知其義。如此。則其教化天下之實。固已立矣。天下賢然皆有忠信廉耻之心。然後文之以禮樂。教之以學校。觀之以射鄉。而謹之以冠昏喪祭。民是以自擊而心諭。安行而自得也。及至秦漢之世。尊用法吏以督責其民。

至于今。千有餘年。而民日以貪冒嗜利而無耻。儒者乃始以三代之禮。所謂名者而繩之。彼見其登降揖讓。盤辟俯僂之容。則掩口而竊笑。聞鍾鼓管磬。希夷嘽緩之音。則驚顧而不樂。如此。而欲望其遷善遠罪。不已難乎。臣愚以為宜先其實。而後其名。擇其近於人情者而先之。今夫民不知信。則不可與久居於安。民不知義。則不可與同處於危。平居則欺其吏。而有急則叛其君。此教化之實不至。天下之所以無變者。幸也。欲民之知信。則莫若務實其言。欲民之知義。則莫若務去其貪。往者河西用兵。而家人子弟皆藉以為軍。其始也。官告以權時之宜。非久役者。如是當復爾業。少焉皆刺其額。無一人得免。自竇元以來。諸道以兵興為辭。而增賦者至今皆不為除去。夫如是。將何以禁小民之詐欺哉。夫所貴乎縣官之尊者。為其恃於四海之富。而不爭於錐刀之末也。其與民也。優其取利也。緩古之聖人不得已。

而取。則時有所置以明其不貪。何者。小民不知其說。而惟貪之知。今
雞鳴而起。百工雜作。匹夫入市。操挾尺寸。吏且隨而稅之。扼吭拊背。
以收絲毫之利。古之設官者。求以裕民。今之設官者。求以勝民。賦斂
有常限。而以先期為賢。出納有常數。而以羨息為能。天地之間。苟可
以取者。莫不有禁。求利太廣。而用法太密。故民日趨於貪。臣愚以為
難行之言。當有所必行。而可取之利。當有所不取。以教民信而示之
義。若曰國用不足。而未可以行。則臣恐其失之多於得也。其二曰勸
親睦。夫民相與親睦者。王道之始也。昔三代之制。畫為井田。使其比
閭族黨。各相親愛。有急相賙。有喜相慶。死喪相恤。疾病相養。是故其
民安居無事。則往來歡欣。而獄訟不生。有寇而戰。則同心并力。而緩
急不離。自秦漢以來。法令峻急。使民離其親愛歡欣之心。而為隣里
告訐之俗。富人子壯則出居。貧人子壯則出贅。一國之俗。而家各有

法。一家之法。而人各有心。紛紛乎散亂而不相屬。是以禮讓之風息。而
爭鬪之獄繁。天下無事。則務為欺詐相傾。以自成。天下有變。則流徙渙
散。相棄以自存。嗟夫。秦漢以下。天下何其多故而難治也。此無他。民不
愛其身。則輕犯法。輕犯法。則王政不行。欲民之愛其身。則莫若使其父
子親。兄弟和。妻子相好。夫民仰以事父母。旁以睦兄弟。而俯以卹妻子。
則其所賴於生者重。而不忍以其身輕犯法。三代之政。莫尚於此矣。今
欲教民和親。則其道必始於宗族。臣欲復古之小宗。以收天下不相親
屬之心。古者有大宗。有小宗。故禮曰。別子為祖。繼別為宗。繼禰者為小
宗。有百世不遷之宗。有五世則遷之宗。百世不遷者。別子之後也。宗其
繼別子之所自出者。百世不遷者也。宗其繼高祖者。五世則遷者也。古
者諸侯之子弟。異姓之卿大夫。始有家者。不敢禰其父。而自使其嫡子
後之。則為大宗。族人宗之。雖百世而宗子死。則為之服。齋衰九月。故曰。

宗其繼別子之所自出者。百世不遷者也。別子之庶子。又不得禰別子。而自使其嫡子為後。則為小宗。小宗五世之外。則無服。其繼禰者。親兄弟為之服。其繼祖者。從兄弟為之服。其繼曾祖者。再從兄弟為之服。其繼高祖者。三從兄弟為之服。其服大功九月。而高祖以外。親盡則易宗。故曰宗其繼高祖者。五世則遷者也。小宗四。有繼高祖者。有繼曾祖者。有繼祖者。有繼禰者。與大宗為五。此所謂五宗也。古者立宗之道。嫡子繼為宗。則其庶子之嫡子。又各為其庶子之宗。其法止於四。而其實無窮。自秦漢以來。天下無世卿。大宗之法。不可以復立。而其可以收合天下之親者。有小宗之法。存而莫之行。此甚可惜也。今夫天下所以不重族者。有族而無宗也。有族而無宗。則族不可合。族不可合。則雖欲親之。而無由也。族人而不相親。則忘其祖矣。今世之公卿大夫。賢人君子之後。所以不能世其家。如古之久遠者。其族散而忘其

祖也。故莫若復小宗。使族人相率而尊其宗子。宗子死。則為之加服。犯之。則以其服坐。貧賤不敢輕。而富貴不敢以加之。冠昏必告。喪葬必赴。此非有所難行也。今夫良民之家。士大夫之族。亦未必無孝悌相親之心。而族無宗子。莫為之糾率。其勢不得相親。是以世之人。有親未盡。而不相往來。冠昏不相告。死不相赴。而無知之民。遂至於父子異居。而兄弟相訟。然則王道何從而興乎。嗚呼。世人之患。在於不務遠見。古之聖人。合族之法。近於迂闊。而行之期月。則望其有益。故夫小宗之法。非行之難。而在乎久而不怠也。天下之民。欲其忠厚和柔而易治。其必自小宗始矣。其三日均戶口。夫中國之地。足以食中國之民。有餘也。而民常病於不足。何哉。地無變遷。而民有聚散。聚則爭於不足之中。而散則棄於有餘之外。是故天下常有遺利。而民用不足。昔者三代之制。度地以居民。民各以其夫家之眾寡。而受田于

官。一夫而百畝，民不可以多得尺寸之地，而地亦不可以多得一介之民。故其民均而地有餘，當周之時，四海之內，地方千里者九，而京師居其一。有田百同，而為九百萬夫之地。山陵、林麓、川澤、溝瀆、城郭、宮室、滄巷，三分去一，為六百萬夫之地。又以上中下田三等而通之，以再易為率，則王畿之內，是以食三百萬夫之眾，以九州言之，則是二千七百萬夫之地也。而計之以下農夫，一夫之地而食五人，則是萬有三千五百萬人，可以仰給於其中。當成康刑措之後，其民極盛之時，九州之籍，不過千三萬四千有餘夫，地以十倍，而民居其一。故穀常有餘，而地力不耗，何者，均之有術也。自井田廢，而天下之民轉徙無常，惟其所樂，則聚以成市，側肩躡踵以爭尋常，挈妻負子以分升合，雖有豐年，而民無餘蓄。一遇水旱，則弱者轉於溝壑，而強者聚為盜賊，地非不足，而民非加多也。蓋亦不得均民之術而已。夫民之

不均，其弊有二。上之人賤農而貴末，愆故而重新，則民不均。夫民之為農者，莫不重遷，其墳墓、廬舍、桑麻、果蔬、牛羊、耒耜，皆為子孫百年之計。惟其百工技藝，游手浮食之民，然後可以懷輕資而極其所往。是故上之人賤農而貴末，則農人釋其耒耜而游於四方，擇其所樂而居之。其弊一也。凡人之情，怠於久安，而謹於新集。水旱之後，盜賊之餘，則莫不輕刑罰，薄稅斂，省力役，以懷逋逃之民。而其久安而無變者，則不肯無故而加卹。是故上之人忽故而重新，則其民稍稍引去，聚於其所重之地，以至於眾多而不能容。其弊二也。臣欲去其二弊，而開其二利，以均斯民。昔者聖人之興作也，必曰人之情，故易為功，必曰時之勢，故易為力。今欲無故而遷徙安居之民，分多而益寡，則怨謗之門，盜賊之端，必起於此。未享其利，而先被其害。臣愚以為民之情，莫不懷土而重去，惟士大夫出身而仕者，徇於遷徙之樂，而

忘其鄉。昔漢之制。吏二千石皆徙諸陵。今之計。可使天下之吏仕至
某者皆徙荆襄唐鄧許汝陳蔡之間。今士大夫無不樂居於此者。顧
恐獨往而不能濟。彼見其儕類等夷之人。莫不在焉。則其去惟恐後
耳。此所謂曰人之情。夫天下不能歲歲而豐也。則必有飢饉流亡之
所。民方其困急時。父子且不能相顧。又安知去鄉之為戚哉。當此之
時。募其樂徙者。而使所過廩之費不甚厚。而民樂行。此所謂曰時之
勢。然此二者皆授其田。貸其耕耘之具。而緩其租。然後可以固其意。
夫如是。天下之民。其庶乎有息肩之漸也。其四曰較賦役。自兩稅之
興。曰地之廣狹。瘠腴而制賦。曰賦之多少。而制役。其初蓋甚均也。責
之厚賦。則其財足以供。責之重役。則其力足以堪。何者。其輕重厚薄
一出於地。而不可易也。戶無常賦。視地以為賦。人無常役。視賦以為
役。是故貧者墾田則賦輕。而富者加地則役重。此所以度民力之所

勝。亦所以破兼并之門。而塞僥倖之源也。及其後世歲月既久。則小
民稍稍為姦。度官吏耳目之所不及。則雖有法禁。公行而不忌。今夫
一戶之賦。官知其為賦之多少。而不知其為地之幾何也。如此。則增
損出入。惟其意之所為。官吏雖明法禁。雖嚴。而其勢無由以止絕。且
其為奸。常起於貿易之際。夫鬻田者。必窮迫之人。而所從鬻者。必富
厚有餘之家。富者恃其有餘。而邀之貧者。迫於飢寒。而欲其速售。是
故多取其地。而少入其賦。有田者。方其貧困之中。苟可以緩一時之
急。則不暇計其他日之利害。故富者地日以益。而賦不加多。貧者地
日以削。而賦不加少。又其奸民。欲以計免於賦役者。割數畝之地。加
之以數倍之賦。而收其少半之直。或者亦貪其直之微。而取焉。是以
數十年來。天下之賦。大抵淆亂。有兼并之族。而賦甚輕。有貧弱之家。
而不免於重役。以至於破敗流移。而不知其所往。其賦存而其人亡。

者天下皆是也。夫天下不可以有僥倖也。天下有一人為僥倖而免。則亦必有一人為不幸而受其弊。今天下僥倖者如此之衆。則其不幸而受其弊者亦從可知矣。三代之賦以什一為輕。今之法本不至於什一而取。然天下嗷嗷然以賦餼為病者。豈其歲久而毒生偏重而不均。以至於此歟。雖然。天下皆知其為患而不能去。何者。勢不可也。今欲按行其地之廣狹瘠腴。而更制其賦之多寡。則姦吏目錄為賄賂之門。其廣狹瘠腴亦將一切出於其意之喜怒。則患益深。是故士大夫畏之而不敢議。而臣以為此最易見者。願弗之察耳。夫易田者必有契。契必有所直之數。其所直之數必得其廣狹瘠腴之實。而官必據其所直之數。而取其易田之稅。是故欲知其地之廣狹瘠腴。可以其稅推也。久遠者不可復知矣。其數十年之間。皆足以推較求之。故府猶可得而見。苟其稅多者則知其直多。其直多者則知其田多。

且羨也。如此而其賦少。其役輕。則夫人亡而賦存者。可以有均矣。墾田者皆以其直之多少而詰其賦。重為之禁。而使不敢以不實之直而書之契。則夫自今以往者。貿易之際。為姦者其少息矣。要以知凡地之所直。與凡賦之所宜多少。而以稅察之。如此則一持籌之吏。坐於帳中。足以周知四境之虛實。不過數月而民得以少蘇。不然。十數年之後。將不勝其弊。重者日以輕。而輕者日以重。而未知其所終也。其五曰教戰守。夫當今生民之患。果安在哉。在於知安而不知危。能逸而不能勞。此其患不見於今。將見於他日。今不為之計。其後將有所不可救者。昔者先王知兵之不可去也。是故天下雖平。不敢忘戰。秋冬之隙。教民田獵。以講武。教之以進退坐作之方。使其耳目習於鐘鼓旌旗之間。而不亂。使其心志安於斬刈殺伐之際。而不懼。是以雖有盜賊之變。而民不至於驚潰。及至後世。用迂儒之議。以去兵為

王者之盛節。天下既定。則卷甲而藏之。數十年之後。甲兵頽弊。而人民日以安於逸樂。卒有盜賊之警。則相與恐懼。訛言不戰而走。開元天寶之際。天下豈不大治。惟其民安於太平之樂。酣豢於遊戲酒食之間。其剛心勇氣消耗。鈍眊痿蹶。而不復振。是以區區之祿山。一出而乘之。四方之民。獸奔鳥竄。乞為囚虜。之不暇。天下分裂。唐室固以微矣。蓋嘗試論之。天下之勢。譬如一身。王公貴人。所以養其身者。豈不至哉。而其平居常苦於多疾。至於農夫小民。終歲勞苦。而未嘗告疾。此其故何也。夫風雨霜露。寒暑之變。此疾之所由生也。農夫小民。盛夏而力作。窮冬而暴露。其筋骸之所衝。犯肌膚之所浸漬。輕霜露而狎風雨。是故寒暑不能為之毒。今王公貴人。處於重屋之下。出則乘輿。風則靛裘。雨則御蓋。凡所以慮患之具。莫不備至。畏之太甚。而養之太過。小不如意。則寒暑入之矣。是故善養身者。使之能逸而能勞。

步趨動作。使其四體狃於寒暑之變。然後可以剛健強力。涉險而不傷。夫民亦然。今者治平之日久。天下之人。驕惰脆弱。如婦人孺子。不出於閨門。論戰鬪之事。則縮頸而眩慄。聞盜賊之名。則掩耳而不願聽。而士大夫亦未嘗言兵。以為生事擾民。漸不可長。此不亦畏之太甚。而養之太過歟。且夫天下固有意外之患也。愚者見四方之無事。則以為變故無自而有。此亦不然矣。今國家所以奉西北之虜者。歲以百萬計。奉之者有限。而求之者無厭。此其勢必至於戰。戰者必然之勢也。不先於我。則先於彼。不出於西。則出於北。所不可知者。有遲速遠近。而要之不能免也。天下苟不免於用兵。而用之不以漸。使民於安樂無事之中。一旦出身而蹈死地。則其為患必有所不測。故曰。天下之民。知安而不知危。能逸而不能勞。此臣所謂大患也。臣欲使士大夫尊尚武勇。講習兵法。庶人之在官者。教以行陣之節。役民之司盜。

者。授以擊刺之術。每歲終則聚之郡府。如古都試之法。有勝負。有賞罰。而行之既久。則又以軍法從事。然議者必以為無故而動民。又悚以軍法。則民將不安。而臣以為此所以安民也。天下果未能去兵。則其一旦將以不教之民而驅之戰。夫無故而動民。雖有小恐。然孰與夫一旦之危哉。今天下屯聚之兵。驕豪而多怨。陵壓百姓而邀其上者。何故。此其心謂天下之知戰者。惟我而已。如使平民皆習於兵。彼知有所敵。則固已破其姦謀。而折其驕氣。利害之際。豈不亦甚明歟。其六曰去姦民。自昔天下之亂。必生於治平之日。休養生息。而姦民得容於其間。蓄而不發。以待天下之釁。至於時有所激。勢有所乘。則潰裂四出。彘終朝而毒流於天下。聖人知其然。是故嚴法禁。督官吏。以司察天下之姦民而去之。夫大亂之本。必起於小姦。惟其小而不足畏。是故其發也。常至於亂天下。今夫世之所憂。以為可畏者。必曰

豪俠大盜。此不知變者之說也。天下無小姦。則豪俠大盜無以為資。且其治平無事之時。雖欲為大盜。將安所容其身。而其殘忍貪暴之心。無所發洩。則亦時出為盜賊。聚為博奕。群飲於市肆。而叫號於郊野。小者呼雞逐狗。大者椎牛殺塚。無所不至。捐父母。棄妻孥。而相與嬉游。凡此者。舉非小盜也。天下有阻券。鉏耨棘矜。相率而剽奪者。皆嚮之小盜也。昔三代之聖王。梟斷而不疑。誅除擊去。無有遺類。所以擁護良民。而使安其居。及至後世。刑法日以深嚴。而去姦之法。乃不及於三代。何者。待其敗露。自入於刑。而後去也。夫為惡而不入於刑者。固已衆矣。有終身為不義。而其罪不可指名。以附於法者。有巧為規避。持吏短長。而不可詰者。又有曰緣幸會而免者。如必待其自入於刑。則其所去者。蓋無幾耳。昔周之制。民有罪惡。未麗於法。而害於州里者。桎梏而坐。諸嘉石。重罪役之期。以次輕之。其下罪三月。使州

里任之。然後宥而舍之。其化之不從。威之不格。患苦其鄉之民。而未入於五刑者。謂之罷民。凡罷民不使冠帶而加明刑。任之以事而不齒於鄉黨。由是觀之。則周之盛時。日夜整齊其人民。而鋤去其不善。譬如獵人。終日馳驅踐蹂於草莽之中。搜求伏兔而搏之。不待其自投於網羅而後取也。夫然。故小惡不容於鄉。大惡不容於國。禮樂之所以易化。而法禁之所以易行者。由此之故也。今天下久安。天子以仁恕為心。而士大夫一切以寬厚為稱。上意而懦夫庸人。又有所僥倖務出罪人。外以邀雪寃之賞。而內以待陰德之報。臣是以知天下頗有不誅之姦。將為子孫憂。宜明款天下之吏。使以歲時糾察凶民。而德其尤無良者。不必待其自入於刑。而問則命使出按郡縣。有子不孝。有弟不悌。好訟而數犯法者。皆誅無赦。誅一鄉之姦。則一鄉之人悅。誅一國之姦。則一國之人悅。更以誅寃而悅眾。則雖舜亦如此。

而已矣。天下有三患。而蠻夷之憂不與焉。有內大臣之變。有外諸侯之叛。有匹夫群起之禍。此三患其勢常相持。內大臣有權。則外諸侯不叛。外諸侯強。則匹夫群起之禍不作。今者內無權臣。外無強諸侯。而萬世之後。其或可憂者。姦民也。臣故曰。去姦民以為安民之終云。厚貨財者。其別有二。一曰省費用。夫天下未嘗無財也。昔周之興。文王武王之國。不過百里。當其受命。四方之君長交至於其廷。軍旅四出。以征伐不義之諸侯。而去嘗患無財。方此之時。關市無征。山澤不禁。取於民者。不過什一。而財有餘。及其衰也。內食千里之租。外收千八百國之貢。而不足於用。由此觀之。夫財豈有多少哉。人君之於天下。俯己以就人。則易為功。仰人以援己。則難為力。是故廣取以給用。不如節用以廉取之為易也。臣請得以小民之家而推之。夫民方其窮困時。所望不過十金之資。計其衣食之費。妻子之奉。出入於十

金之中寬然而有餘。及其一旦稍稍富聚。衣食既足。則心意之欲日以漸廣。所入益衆。而所欲益以不給。不知罪其用之不節。而以為求之未至也。是以富而愈貪。求愈多而財愈不供。此其為惑。未可以知其所終也。蓋亦反其始而思之。夫嚮者豈能寒而不衣。飢而不食乎。今天下汲汲乎以財之不足為病。何以過此。國家創業之初。四方割據。中國之地至狹也。然歲歲出師。以誅討僭亂之國。南取荆楚。西平巴蜀。而東下并潞。其費用之衆。又百倍於今可知也。然天下之士未嘗思其始。而惴惴焉患今世之不足。則亦甚惑矣。夫為國有三計。有萬世之計。有一時之計。有不終月之計。古者三年耕必有一年之蓄。以三十年之通。則可以九年無飢也。歲之所入。足用而有餘。是以九年之蓄常閒。而無用。卒有水旱之變。盜賊之憂。則官可以自辦。而民不知。若此者。天不能使之災。地不能使之貧。四夷盜賊不能使之困。

此萬世之計也。而其不能者。一歲之入。纔足以為一歲之出。天下之產僅足以供天下之用。其平居雖不至於虐取其民。而有急則不免於厚賦。故其國可靜而不可動。可逸而不可勞。此亦一時之計也。至於最下而無謀者。量出以為入。用之不給。則取之益多。天下晏然無大患。難而盡用。衰世苟且之法。不知有急。則將何以加之。此所謂不終月之計也。今天下之利莫不盡取。山陵林麓莫不有禁。關有征。市有租。鹽鐵有權。酒有課。茶有筭。則凡衰世苟且之法。莫不盡用矣。譬之於人。其少壯之時。豐健勇力。然後可以望其無疾。以至於壽考。今朱五六十。而衰老之候具見。而無遺。若八九十者。將何以待其後耶。然天下之人。方且窮思竭慮。以廣求利之門。且人而不急。則以為費用不可復省。使天下而無鹽鐵酒茗之稅。將不為國乎。臣有以知其不然也。天下之費。固有去之甚易。而無損存之甚難。而無益者矣。臣

不能盡知。請舉其所聞而其餘可以類求焉。夫無益之費。名重而實輕。以不急之實而被之以莫大之名。是以疑而不敢去。三歲而郊。郊而赦。赦而賞。此縣官有不得已者。天下吏士數日而待賜。此誠不可以卒去。至於大吏所謂股肱耳目。與縣官同其憂樂者。此豈亦不得已而有所畏耶。天子有七廟。今又飾老佛之宮而為之祠。固已過矣。又使大臣以使領之。歲給以巨萬計。此何為者也。天下之吏為不少矣。將患未得其人。苟得其人。則凡民之利莫不備舉。而其患莫不盡去。今河水為患。不使濱河州郡之吏親行其災。而責之以救災之術。顧為都水監夫。四方之水患。豈其一人坐籌於京師而盡其利害。天下有轉運使是矣。今江淮之間。又有發運。祿賜之厚。徒兵之衆。其為費豈可勝計哉。蓋嘗聞之。里有畜馬者。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蕘也。又使一人為之廩長。廩長立而馬益羸。今為政不求其本。而唯治

其末。自是而推之。天下無益之費。不為不多矣。臣以為凡若此者。求而去之。自毫釐以往。莫不有益。惟無輕其毫釐而積之。則天下庶乎少息也。其二曰定軍制。自三代之衰。井田廢。兵農異處。兵不得休而為民。民不得息肩而無事於兵者。千有餘年。而未有如今日之極者也。三代之制。不可復追矣。至於漢唐。猶有可得而言者。夫兵無事而食。則不可使聚。聚則不可使無事而食。此二者相勝而不可並行。其勢然也。今夫有百頃之間田。則足以牧馬千駟。而不知其費。聚千駟之馬。而輸百頃之芻。則其費百倍。此易曉也。昔漢之制。有踐更之卒。而無管田之兵。雖皆出於農夫。而方其為兵也。不知農夫之事。是故郡縣無常屯之兵。而京師亦不過有南北軍。期門羽林而已。邊境有事。諸侯有變。皆以虎符調發。郡國之兵。至于事已。而兵休。則渙然各復其故。是以其兵雖不知農。而天下不至于弊者。未嘗聚也。唐有

天下置十六衛府兵。天下之府八百餘所。而屯于關中者至有五百。然皆無事。則力耕而積穀。不惟以自贍養。而又有以廣縣官之儲。是以兵雖聚于京師。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。未嘗無事而食也。今天下之兵。不耕而聚于京畿三輔者。以數十萬計。皆仰給於縣官。有漢唐之患。而無漢唐之利。擇其偏而無用之。是以無受其弊而莫之分也。天下之財。近自淮甸。而遠至于吳蜀。凡舟車所至。人力所及。莫不盡取以歸于京師。晏然無事。而賦歛之厚。至于不可復加。而三司之用。猶苦其不給。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于內。而食四方之貢賦。非特如此而已。又有循環往來也。戍于郡縣者。昔建國之初。所在分裂。擁兵而不服。太祖太宗躬擐甲冑。力戰而取之。既降其君。而籍其疆土矣。然其故基餘孽。猶有存者。上之人見天下之難合。而恐其復散也。於是出禁兵以戍之。大自藩府。而小至于縣鎮。往往皆有京師之兵。

由此觀之。則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。皆天子自為守也。而可以長久而不變乎。費莫大於養兵。養兵之費。莫大於征行。今出禁兵而戍郡縣。遠者或數千里。其月廩歲給之外。又日供其芻糧。三歲而一遷。往者紛紛。來者纍纍。雖不過數百為輩。而要其歸。無以異於數十萬之兵。三歲而一出征也。農夫之力。安得不竭。餽運之卒。安得不疲。且今天下未嘗有戰鬥之事。武夫悍卒。非有勞伐。可以邀其上之人。然皆不得為休息。閑居無用之兵者。其意以為為天子出戍也。是故羨衣豐食。闔府庫。輦金帛。若有所負。一逆其意。則欲群起而噪呼。此何為者也。天下一家。且數百年矣。民之戴君。至于海隅。無以異於畿甸。亦不必舉。越兩方之兵。而專信禁兵也。曩者蜀之有均賊。與近歲貝州之亂。未必非禁兵致之。臣愚以為郡縣之士。兵可以漸訓。而陰奪其權。則禁兵可以漸省。而無用。天下武健。豈有常所哉。山川之所習。

風氣之所咻。四方之民一也。昔者戰國嘗用之矣。蜀人之怯懦。吳人之短小。皆嘗以抗衡於上國。夫安得禁兵而用之。今之士兵。所以鈍弊劣弱而不振者。彼見郡縣皆有禁兵。而待之異等。是以自棄於賤隸。役夫之間。而將吏亦莫之訓也。苟禁兵漸省。而以其資糧益優郡縣之士兵。則彼固以歡欣踴躍出于意外。戴上之恩。而願效其力。又何遽不如禁兵耶。夫士兵日以多。禁兵日以少。天子扈從捍城之外。無所復用。如此則內無屯聚仰給之費。而外無遷徙供億之勞。費之省者。又已過半矣。訓兵旅者。其別有三。一曰蓄材用。夫今之所患。兵弱而不振者。豈士卒寡少而不足使歟。器械鈍弊而不足用歟。抑為城郭不足守歟。廩食不足給歟。此數者皆非也。然所以弱而不振。則是無材用也。夫國之有材。譬如山澤之有猛獸。江河之有蛟龍。伏乎其中。而威見乎其外。悚然有所不可狎者。至于緘蛭之所蟠。膠豚

之所牧。雖千仞之山。百尋之溪。而人易之。何則。其見于外者不可欺也。天下之大。不可謂無人。朝廷之尊。首官之富。不可謂無材。然以區區之二虜。舉數州之衆。以臨中國。抗天子之威。犯天下之怒。而其氣未嘗少衰。其詞未嘗少挫。則是其心無所畏也。主憂則臣辱。主辱則臣死。今朝廷之上。不能無憂。而大臣恬然未有拒絕之議。非不欲絕也。而未有以待之。則是朝廷無所恃也。緣邊之民。西顧而戰栗。牧馬之士。不敢彎弓而北嚮。吏士未戰而先期於敗。則是民輕其上也。外之蠻夷。無所畏。內之朝廷。無所恃。而民又自輕其上。此猶之以為有人乎。天下未嘗無才。患所以求才之道不至。古之聖人。以無益之名。而致天下之實。以可見之實。而較天下之虛名。二者相為用而不可廢。是故其始也。天下莫不紛然奔走從事於其間。而要之以其終。不肖者無以欺其上。此無他。先名而後實也。不先其名而唯實之求。則

來者寘。來者寘則不可以有所擇。以一旦之急而用不擇之人。則是不先名之過也。天子之所向。天下之所奔也。今夫孫吳之書。其讀之者未必能戰也。多言之士。喜論兵者未必能用也。進之以武舉。而試之以騎射。天下之奇才未必至也。然將以求天下之實。則非此三者。不可以致。以為未必至而棄之。則是其必然者終不可得而見也。往者西京之興。其先也。惟不以虛名多致天下之才。而擇之以待一旦之用。故其兵興之際。四顧惶惑而不知所措。於是設武舉。購方略。收勇悍之士。而開猖狂之言。不愛高爵重賞。以求強兵之術。當此之時。天下囂然。莫不自以為知兵也。來者日多。而其言益以無據。至于臨事終不可用。執事之臣亦遂厭之。而知其無益。故兵休之日。舉從而廢之。今之論者。以為武舉方略之類。適足以開僥倖之門。而天下之實才。終不可以求得。此二者皆過也。一既已用天下之虛名。而不較

之以實。至其弊也。又舉而廢其名。使天下之士不復以兵術進。亦已過矣。天下之實才。不可以求之於言語。又不可以較之於武力。獨見之於戰耳。戰不可得而試也。是故見之於治兵。子玉治兵於蔿。終日而畢。鞭七人。貫三人耳。蔿。賈觀之。以為剛而無禮。知其必敗。孫武始見試以婦人。而猶足以取信於闔閭。使知其可用。故凡欲觀將帥之才。否。莫如治兵之不可欺也。今夫新募之兵。驕而難令。勇悍而不知戰。此真足以觀天下之才也。武舉方略之類。以棄之。新兵以試之。觀其顏色和易。則足以見其氣。約束堅明。則足以見其威。坐作進退。各得其所。則足以見其能。凡此者皆不可強也。故曰先之以無益之虛名。而較之以可見之實。庶乎可得而用也。其二曰練軍實。三代之兵。不待擇而精。其故何也。兵出于農。有常數而無常人。國有事。要以一家而備一正卒。如斯而已矣。是故老者得以養。疾病者得以為閒民。而

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壯子弟。故其無事而田獵則未嘗發老弱之民。師行而餽糧則未嘗食無用之卒。使之足輕險阻。而手易器械。聰明足以赴旗鼓之節。強銳足以犯死傷之地。千乘之衆。而人人足以自捍。故殺人少而成功多。費用省而兵卒強。蓋春秋之時。諸侯相斧天下百戰。其經傳所見。謂之敗績者。如城濮、鄢陵之役。皆不過犯其偏師。而獵其游卒。斂兵而退。未有僵屍百萬。流血於江河。如後世之戰者。何也。民各推其家之壯者以為兵。則其勢不可得而多殺也。及至後世。兵民既分。兵不得復而為民。於是始有老弱之卒。夫既已募民而為兵。其妻子屋廬既已託於營伍之中。其姓名既已書於官府之籍。行不得為商。居不得為農。而仰食於官。至于衰老而無歸。則其道誠不可以棄去。是故無用之卒雖薄。其資糧而皆廩之終身。凡民之生。自二十以上。至于衰老。不過四十餘年之間。勇銳強力之氣。足以

犯堅冒刃者。不過二十餘年。今廩之終身。則是一卒凡二十年無用。而食於官也。自以而推之。養卒十萬。則是五萬人可去也。屯兵十年。則是五年為無益之費也。民者天下之本。而財者民之所恃以生也。有兵而不可使戰。是謂棄財。不可使戰而驅之戰。是謂棄民。臣觀秦漢之後。天下何其殘敗之多耶。其弊皆起於分民而為兵。兵不得休。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。故有以百萬之衆。而見屠於數千之兵者。其良將善用。不過以為餽委之啖賊。嗟夫。三代之衰。民之無罪而死者。其不可勝數矣。今天下募兵至多。往者陝西之役。舉籍平民以為兵。加以明道寶元之間。天下旱蝗。次及近歲青齊之飢。與河朔之水災。民急而為兵者。日以益衆。舉籍而按之。近世以來募兵之多。無如今日者。然皆老弱不教。不能當古之十五。而衣食之費百倍於古。此甚非所以長久而不變者也。凡民之為兵者。其類多非良民。方其

步壯之時。博奕飲酒。不安於家。而後能捐其身。至其少衰而氣沮。蓋亦有悔而不可復者矣。臣以謂五十已上。顛復而為民者。宜聽自今。以往。民之欲為兵者。皆三十以下。則收限以十年。而除其籍。民三十而為兵。十年而復歸。其精力思慮。猶可以養生送死。為終身之計。使其應募之日。心知其不出十年。而為十年之計。則除其籍而不怨。以無用之兵。終身坐食之費。而為重募。則應者必眾。如此。縣官長無老弱之兵。而民之不任戰者。不至於無罪而死。彼皆知其不過十年。而復為平民。則自愛其身。而重犯法。不至於叫呼無賴。以自棄於凶人。今夫天下之患。在於民不知兵。故兵常驕悍。而民常怯。盜賊攻之而不能禦。戎狄掠之而不能抗。今使民得更代。而為兵。兵得復還。而為民。則天下之知兵者眾。而盜賊戎狄將有所忌。然獨有言者。將以為十年而代。故者已去。而新者未教。則緩急有所不濟。夫所謂十年而代。

者。豈舉軍而並去之。有始至者。有既久者。有將去者。有當代者。新故雜居而教。則緩急可以無憂矣。其三曰倡勇敢。臣聞戰以勇為主。以氣為冲。天子無皆勇之將。而將軍無皆勇之士。是故致勇有術。致勇莫先乎倡。倡莫善乎私。此二者。兵之微權。英雄豪傑之士。所以陰用而不言於人。而人亦莫之識也。臣請得以備言之。夫倡者何也。氣之先也。有人人之勇怯。有三軍之勇怯。人人而較之。則勇怯之相去若挺與楹。至于三軍之勇怯。則一也。出於反覆之間。而差於毫釐之際。故其權在將與君。人固有暴猛獸而不操兵。出入於白刃之中。而色不變者。有見虺蜴而却走。聞鍾鼓之聲。而戰慄者。是勇怯之不齊。至於如此。然閭閻之小民。爭鬪戲笑。卒然之間。而或至於殺人。當其發也。其心翻然。其色勃然。若不可以已者。雖天下之大勇。無以過之。及其退而思其身。顧其妻子。未始不惻然悔也。此非必勇者也。氣之所

棄則奪其性而忘其故。故古之善用兵者。用其翻然勃然於未悔之間。而其不善者。沮其翻然勃然之心。而開其自悔之意。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。故曰。致勇有術。致勇莫先乎倡。均是人也。皆食其食。皆任其事。天下有急。而有一人焉奮而爭先。而致其死。則翻然者衆矣。弓矢相及。劍楯相交。勝負之勢未有所決。而三軍之士奮矚目於一夫之先登。則勃然者相繼矣。天下之大。可以名劫也。三軍之衆。可以氣使也。諺曰。一人善射。百夫決拾。苟有以發之。及其翻然勃然之間。而用其鋒。是之謂倡。倡莫善乎私。天下之人。怯者居其百。勇者居其一。是勇者難得也。捐其妻子。棄其身。以蹈白刃。是勇者難能也。以難得之人。行難能之事。此必有難報之恩者矣。天子必有所私之將。將軍必有所私之士。視其勇者而陰厚之。人之有異材者。雖未有功。而其心莫不自異。自異而上不異之。則緩急不可以望其為倡。故凡緩急而

肯為倡者。必其上之所異也。昔漢武帝欲觀兵于四夷。以逞其無厭之求。不愛通侯之賞。以招勇士。風告天下。以求奮擊之人。然卒無有應者。於是嚴刑峻法。致之死地。而聽其以深入贖罪。使勉強不得已之人。馳驟於死生之地。是故其將降。其兵破敗。而天下幾至於不測。何者。先無所異之人。而望其為倡。亦已難乎。私者。天下之所惡也。然而為已而私之。則私不可用。為其賢於人而私之。則非私無以濟。蓋有無功而可賞。有罪而可赦者。凡所以媿其心。而責其為倡也。天下之禍。莫大於上作而下不應。上作而下不應。則上亦將窮而自止。方西戎之叛也。天子非不欲赫然誅之。而將帥之臣。謹守封略。收視內顧。莫有一人先奮而致命。而士卒亦循循焉。莫肯盡力。不得已而出。爭先而歸。故西戎得以肆其倡狂。而吾無以應。則其勢不得不重。賂而求和。其患起於天子無同憂患之臣。而將軍無心腹之士。西師之

休十有餘年矣。用法益密。而進人益艱。賢者不見異。勇者不見私。天下務為奉法循令。要以如式而止。臣不知其緩急。將誰為之倡哉。策斷曰。二虜為中國患。至深遠也。天下謀臣。猛將。豪傑之士。欲有所逞於西北者。久矣。聞之兵法曰。先為不可勝。以待敵之可勝。嚮者臣愚以為西北雖有可勝之形。而中國未有不可勝之具。故竊嘗以為可特設一官。使獨任其責。而執政之臣。得以專治內事。苟天下之弊莫不盡去。紀綱脩明。食足而兵強。百姓樂業。知愛其君。卓然有不可勝之備。如此。臣固將備論而極言之。夫天下將興。其積必有源。天下將亡。其發必有門。聖人者。唯知其門而塞之。古之亡天下者。四。而天子無道。不與焉。蓋有以諸侯強逼。而至於亡者。周唐是也。有以匹夫橫行。而至於亡者。秦是也。有以大臣執權。而至於亡者。漢魏是也。有以蠻夷內侵。而至於亡者。二晉是也。使此七代之君。皆能逆知其所以

由亡之門而塞之。則至于今。可以不廢。惟其諱亡而不為之備。或備之而不得其門。故禍發而不救。夫天子之勢。蟠於天下。而結於民心者。甚厚。故其亡也。必有大隙焉。而一日潰之。其窺之甚難。其取之甚密。曠日持久。然後可得而間。蓋非有一日卒然不救之患也。是故聖人必於其全盛之時。而塞其所由亡之門。蓋臣以為當今之患。外之可畏者。西戎北狄。而內之可畏者。天子之民也。西戎北狄。不足以為中國之大憂。而其動也。有以召內之禍。內之民。實執存亡之權。而不能獨起。其發也。必將待外之變。先之以戎狄。而繼之以吾民。臣之所謂可畏者。有此而已。昔者敵國之患。起於多求而不供。供者有倦。而求者無厭。以有倦待無厭。而能久安於無事。天下未嘗有也。故夫二虜之患。特有遠近耳。而要必至於戰。敢問今之所以戰者。何也。其無乃出於倉卒。而備於一時乎。且夫兵不素定。而出於一時。當其危

疑擾攘之間。而吾不能自必。則權在敵國。權在敵國。則吾欲戰不能。欲休不可。進不能戰。而退不能休。則其計將出於求和。求和而自我。則其所以為媾者必重。軍旅之後。而繼之以重媾。則國用不足。國用不足。則加賦於民。加賦而不已。則凡暴取豪奪之法。不得不施於今之世矣。天下一動。變生無方。國之大憂。將必在此。蓋嘗聞之用兵有權。權之所在。其國乃勝。是故國無大小。兵無強弱。有小國弱兵。而見畏於天下者。權在焉耳。千鈞之牛。制於三尺之童。羶耳而下之。曾不。如狙猿之奮擲於山林。此其故何也。權在人也。我欲則戰。不欲則守。戰則天下莫能支。守則天下莫能窺。昔者秦嘗用此矣。開闕出兵。以攻諸侯。則諸侯莫不願割地而求和。諸侯割地而求和於秦。秦人未嘗急於割地之利。若不得已而後應。故諸侯常欲和。而秦常欲戰。如此。則權固在秦矣。且秦非能強於天下之諸侯。秦惟能自必。而諸侯

不能。是以天下百變。而卒歸於秦。諸侯之利固在從也。朝聞陳轅之說。而合為從。暮聞張儀之計。而散為橫。秦則不然。橫人之欲為橫。從人之欲為從。皆使其自擇。而審處之。諸侯相顧而終莫能自必。則權之在秦。不亦宜乎。嚮者寶元慶曆之間。河西之役。可以見矣。其始也。不得已而後戰。其終也。逆探其意而與之和。又從而厚餽之。惟恐其一日復戰也。如此。則賊常欲戰。而我常欲和。賊非能常戰也。特持其欲戰之形。以乘吾欲和之勢。屢用而屢得志。是以中國之大。而權不在焉。欲天下之安。則莫若使權在中國。欲權之在中國。則莫若先發而後罷。示之以不憚。形之以好戰。而後天下之權有所歸矣。今袁庸人之論。則曰。勿為禍始。古之英雄之君。豈其樂禍而好殺。唐太宗既平天下。而又歲歲出師。以從事於夷狄。蓋晚而不倦。暴露於千里之外。親擊高麗者。再焉。凡此者。所以爭先而處強也。當時群臣不能深

明其意。以為敵國無釁。而我則發之。夫為國者。使人備己。則權在我。而使己備人。則權在人。當太宗之時。四夷狼顧。以備中國。故中國之權重。苟不先之。則彼或以執其權矣。而我又鯁鯁焉惡戰。而樂罷。使敵國知名之所忌。而以是取必於吾。如此。則雖有天下。吾安得而為之。唐之衰也。惟其厭兵而畏戰。一有敗衄。則兢兢焉縮首而去之。是故姦臣執其權。以要天子。及至憲宗奮而不顧。雖小挫而不為之沮。當此之時。天下之權在於朝廷。伐之則足以為威。舍之則足以為息。臣故曰。先發而後罷。則權在我矣。臣聞用兵有可以逆為數十年之計者。有朝不可以謀夕者。攻守之方。戰鬪之術。一日百變。猶以為拙。若此者。朝不可以謀夕者也。古之欲謀人之國者。必有一定之計。勾踐之取吳。秦之取諸侯。高祖之取項籍。皆得其至計而固執之。是故有利有不利。有進有退。百變而不同。而其一定之計。未始易也。勾

踐之取吳。是驕之而已。秦之取諸侯。是散其從而已。高祖之取項籍。是間踈其君臣而已。此其至計不可易者。雖百年可知也。今天下晏然。未有用兵之形。而臣以為必至於戰。則其攻守之方。戰鬪之術。固未可以豫論而臆斷也。然至於用兵之大計。所以固執而不變者。臣請得以豫言之。夫西戎北胡。皆為中國之患。而西戎之患小。北胡之患大。此天下之所明知也。管仲曰。攻堅則瑕者堅。攻瑕則堅者瑕。故二者皆所以為憂。而臣以為兵之所加。宜先於西。故先論所以制御西戎之大略。今夫鄒與魯戰。則天下莫不以為魯勝。大小之勢異也。然而勢有所激。則大者失其所以為大。而小者忘其所以為小。故有以鄒勝魯者矣。夫大有所短。小有所長。地廣而備多。備多而力分。小國乘而大國分。則強弱之勢將有所支。大國之人。譬如千金之子。自重而多疑。小國之人。計窮而無所恃。則致死而不顧。是以小國常勇。

而大國常怯。恃大而不戒。則輕戰而屢敗。知小而自畏。則深謀而必克。此又其理然也。夫民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去者。以其君臣上下歡欣相得之際也。國大則君尊而上下不交。將軍貴而吏士不親。法令繁而民無所措其手足。若夫小國之民。雖然其若一家也。有憂則相鄰。有急則相赴。凡此數者。是小國之所長。而大國之所短也。大國而不用其所長。使小國常出於其所短。雖百戰而百屈。豈足怪哉。且夫大國則固有所長矣。長於戰而不長於守。夫守者出於不足而已。譬之於物。大而不用。則易以腐敗。故凡擊搏進取。所以用大也。孫武之法。十則圍之。五則攻之。倍則分之。敵則能戰之。少則能逃之。不若則能避之。自敵以上者。未嘗有不戰也。自敵以上而不戰。則是以有餘而用不足之計。固已失其所長矣。凡大國之所恃。吾能分兵而彼不能分。吾能數出而彼不能應。譬如千金之家。日出其財以周市利。

而販夫小民終莫能與之競者。非智不若。其財少也。是故販夫小民雖有樂黠之才。過人之智。而其勢不得不折而入於千金之家。何則。其所長者不可以與較也。西戎之於中國。可謂小國矣。嚮者惟不用其所長。是以聚兵連年終莫能服。今欲用吾之所長。則莫若數出。數出莫若分兵。臣之所謂分兵者。非分此之謂也。分其居者與行者而已。今河西之戎。卒惟患其多。而莫之適用。故其便莫若分兵。使其十一而行。則一歲可以十出。十二而行。則一歲可以五出。十一而十出。十二而五出。則是一人而歲一出也。吾一歲而一出。彼一歲而十被兵焉。則衆寡之不侔。勞逸不敵。亦已明矣。夫用兵必出於敵人之所不能。我大而敵小。是故我能分而彼不能。此吳之所以肆楚。而隋之所以狃陳歟。夫御戎之術。不可以逆知其詳。而其大略。臣未見有過此者也。其次請論北狄之勢。古者匈奴之衆。不過漢一大縣。然所

以能敵之者。其國無君臣上下。朝覲會同之節。其民無穀米絲麻。耕
作織紉之勞。其法令以言語為約。故無文書符傳之繁。其居處以逐
水草為常。故無城郭邑居聚落守望之助。其旃裘肉酪。是以為養生
送死之具。故戰則人人自鬪。敗則驅牛羊遠徙。不可得而破。蓋非獨
古聖人法度之所不加。亦其天性之所安者。猶狙猿之不可使冠帶。
虎豹之不可被以羈紲也。故中行說教單于無愛漢物。所得繒絮皆
以馳草棘中。使衣袴弊裂。以示不如旃裘之堅善也。得漢食物皆去
之。以示不如酒酪之便美也。由此觀之。中國以法勝。而匈奴以無法
勝。聖人知其然。是故精脩其法。而謹守之。築為城郭。塹為溝池。大倉
廩。實府庫。明烽燧。遠斥候。使民知金鼓進退坐作之節。勝不相先。敗
不相棄。此其所以謹守其法。而不敢失也。一失其法。則不如無法之
為便也。故夫各輔其性。而安其生。則中國與胡本不能相犯。惟其不

然是故。皆有以相制。胡人之不可從中國之法。猶中國之不可從胡
人之無法也。今夫佩玉服韞冕。而垂旒者。此宗廟之服。所以登降揖
讓。折旋俯仰為容者也。而不可以騎射。今夫蠻夷而用中國之法。豈
能盡如中國哉。苟不能盡如中國。而雜用其法。則是佩玉服韞冕。垂
旒。而欲以騎射也。昔吳之先。斷髮文身。與魚鼈龍蛇居者數十世。而
諸侯不敢窺也。其後楚申公巫臣始教以乘車射御。使出兵侵楚。而
闔廬夫差又逞其無厭之求。闕溝通水。與齊晉爭強。黃池之會。強自
冠帶。吳人不勝其弊。卒入於越。夫吳之所以強者。乃其所以亡也。何
者。以蠻夷之資。而貪中國之美。宜其可得而圖之哉。西晉之亡也。匈
奴。鮮卑。氏。羌之類。紛紜於中國。而其豪傑間起為之君長。如劉元海。
苻堅。石勒。慕容儁之儔。皆以絕異之姿。驅駕一時之賢俊。其強者至
有天下太半。然終於覆亡相繼。遠者不過一傳。兵傳而滅。何也。其心

固安於無法也。而束縛於中國之法。中國之人固安於法也。而苦其無法。君臣相戾。上下相厭。是以雖建都邑。立宗廟。而其心岌岌然。常若寄居於其間。而安能久乎。且人而棄其所得於天之分。未有不亡者也。契丹自五代南侵。乘石晉之亂。奄至京邑。覬中原之富。廢廟社。宮闈之壯。而悅之。知不可以留也。故歸而竊習焉。山前諸郡既為所并。則中國士大夫有立其朝者矣。故其朝廷之儀。百官之號。文武選舉之法。都邑郡縣之制。以至於衣服飲食。皆雜取中國之象。然其父子聚居。貴壯而賤老。貪得而忘失。勝不相讓。敗不相救者。猶在也。其中未能革其犬羊豺狼之性。而外牽於華人之法。此其所以自投於陷穽網羅之中。而中國之人猶曰。今之匈奴非古也。其措置規畫。皆不復蠻夷之心。以為不可得而圖之。亦過計矣。且夫天下固有沈謀陰計之士也。昔先王欲圖大事。立奇功。則非斯人莫之與共。秦之尉

繚。漢之陳平。皆以樽俎之間。而制敵國之命。此亦王者之心。期以弭天下之禍而已。彼契丹者。有可乘之勢三。而中國未之思焉。則亦足惜矣。臣觀其朝廷百官之衆。而中國士大夫交錯於其間。固亦有賢俊慷慨不屈之士。而詬辱及於公卿。鞭扑行於殿陛。貴為將相。而不免囚徒之耻。且其有愧憤鬱結而思變者。特未有路耳。凡此皆可以致其心。雖不為吾用。亦以間疎其君臣。此由余之所以入秦也。幽燕之地。自古號多雄傑。名於圖史者。往往而是。自宋之興。所在賢俊雲合響應。無有遠邇。皆欲洗濯磨淬。以觀上國之光。而此一方獨陷於非類。昔太宗皇帝親征幽州。未克而班師。聞之謀者曰。幽州士民謀欲執其帥以城降者。聞乘輿之還。無不泣下。且胡人以為諸郡之民非其族類。故厚餼而虐使之。則其思內附之心。豈待深計哉。此又足為之謀也。使其上下相猜。君民相疑。然後可攻也。語有之曰。鼠不容

穴。嚙窶藪也。彼僭立四都。分置守宰。倉廩府庫莫不備具。有一旦之急。適足以自累。守之不能。棄之不忍。華夷雜居易以生變。如此則中國之長。足以有所施矣。然非特如此而已也。中國不能謹守其法。彼慕中國之法而不能純用。是以勝負相持而未有所決也。夫蠻夷者。以力攻。以力守。以力戰。顧力不能則逃。中國則不然。其守以形。其攻以勢。其戰以氣。故百戰而力有餘。形者有所不守。而敵人莫不忌也。勢者有所不攻。而敵人莫不備也。氣者有所不戰。而敵人莫不備也。苟去此三者。而角之於力。則中國固不敵矣。尚何云乎。惟國家留意其大者而為之計。其小者臣未敢言焉。

軾又上奏曰。書曰。臨下以簡。御衆以寬。此百世不易之道也。昔漢高祖約法三章。蕭何定律九篇而已。至于文景。刑措不用。歷魏而晉。條目滋章。斷罪所用。至二萬六千三百七十一條。而姦盜不勝。民無所

措手足。唐及五代。上用律令。國初加以注疏。情文備矣。今編敕續降。動若牛毛。人之耳目所不能周。思慮所不能照。而法病矣。臣愚謂當熟議而少寬之。人主前旒蔽明。難續塞聰。耳目所及。尚不能盡。而况察人於耳目之外乎。今御史六察。專務鈎考簿書。貴數細微。自三公九卿。敕過不暇。夫詳於小。必略於大。其文密者。其實必疎。故近歲以來。水旱盜賊。四方流亡。邊鄙不寧。皆不以責宰相。而尚書諸曹。文牘繁重。窮日之力。書紙尾不暇。此皆苛察之過也。不可以不變。易曰。理財正辭。禁民為非。曰義。先王之理財也。必斷之以正辭。其辭正。則其取之也義。三代之君。食租稅而已。是以辭正而民服。自漢以來。益鐵酒茗之禁。稱貸權易之利。皆心知其非。而冒行之。故辭曲而民為盜。今欲嚴刑妄賞。以去盜。不若損利以予民。衣食足而盜賊自止。夫興利以聚財者。人臣之利也。非社稷之福。省費以養財者。社稷之福。

也。非人臣之利。何以言之。民者國之本。而刑者民之賊。興利以聚財。必先煩刑以賊民。國本搖矣。而言利之臣。先受其賞。近歲宮室城池之役。南蠻西夏之師。車服器械之資。略計其費。不下五千萬緡。求其所補。卒亦安在。若以此積糧。則沿邊皆有九年之蓄。西夷北邊望而不敢近矣。趙充國有言。湟中穀斛八錢。吾謂糴三百萬斛。羌人不敢動矣。不待煩刑賊民。邊鄙以安。然為人臣之計。則無功可賞。故凡人臣欲興利。而不欲省費者。皆為身謀。非為社稷計也。人主不察。乃以社稷之深憂。而循人臣之私計。豈不過甚矣哉。

也。凡人臣之利，非國家之利，而為私利者，其心固已非矣。故凡欲利國，必先利其民。而利國之臣，必先利其心。心實則道達，道達則事成。此後漢之治，所以成也。而古之賢臣，其心實下，不為萬民謀，而為一己謀。亦安在若此。其心固已非矣。故凡欲利國，必先利其民。而利國之臣，必先利其心。心實則道達，道達則事成。此後漢之治，所以成也。而古之賢臣，其心實下，不為萬民謀，而為一己謀。亦安在若此。

歷代名臣奏議卷之三十一

